

友之性女 542 MAR 19
誌雜 新



號月二 期二第 卷四第

北京鐘紡公司



北京王府井大街
電話(五)四四三九〇七二

春季新貢獻

高等呢絨西服材料

絲毛棉麻各種製品

中外應用洋品雜貨

新奇精緻化粧香品

歡迎來參觀

——貨物新——

——樣式美——

——賣價廉——

●新光雜誌四卷二期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出版

我國參戰下之婦女	雪 董：一
△社 論	
△新女性講座	我 廠：二
貞 操	山 石：三
家庭教師之再檢討	紅 楓：四
新生活下 一個嚴重問題	臨 魚：五
如何尋求你的職業	
△論說與批評	
新國民運動與聯合協議會	陳立安：六

中國文學的特質	沈啟元：八
△新光通訊社	
中華通訊社一位女職員的述說	鄒季郎：九
海外情懷	
△文 藝	
李主任的信	士 貞：十一
望天情箋	兩 來：十五
鞭 笞	哲 平：十九
臨 窗	紅 雪：二十
希臘女詩人荷浮	阿 大：二十一
往 跡	青 島：二十五

賈担者之悲哀	李正盈：二十七
長途汽車裏	寶 明：三十
結婚是戀愛的墳墓嗎	秦 沉：三十四
一個孩子的供狀	原 源：三十七
春 影	武承燾：四十二
冬 夜	伽 倫：四十三
善良的罪	佛蘭西古被著
△女子大學	訊編女士譯：四十四
「忙」在師大女校	善 芬：二十五
△短篇創作	
惡 果	姜貴媛：五十二
雲	志 清：五十七

徵 稿 條 例

本刊歡迎短小輕靈軟性幽默之文字圖照。
 交稿請勿過長，以五千字以內為宜，小說長篇約四萬字中篇約二萬字左
 右為限。
 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勿用鉛筆及兩面書寫，稿末註明姓名住址，加
 蓋圖章，無章者以却論。
 稿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註明。
 稿經登載，概不退還，如須退還，請預先註明并附郵費四分。
 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須退還，請預先註明并附郵費四分。
 來稿請附原稿或原稿者之姓名。
 來稿請寄北京西單牌樓二條胡同八號新光雜誌社編輯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 格	郵 費
零售	一	五角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 外
預定半年	六	三元	一角二分
預定全年	十二	六元	二角四分
			一元八角
			三元六角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九號

發行人 尹梅伯
 總編輯 雪 蘆
 編輯 黃 勤
 發行所 新 光 雜 誌 社
 北京西單二條胡同八號
 電話西局一三〇六號
 天津支 婦女新都會日報社
 法租界西開五十七號路十號
 電話三局五百八十九號

目 價 告 廣

地 位	墨 色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裏面	一 色	一百元	六十元	四十元
封面外面	一 色	一百廿元	七十元	四十五元
封底裏面	一 色	八十元	五十元	二十五元
廣告頁	一 色	四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貞

操

— 毀 —

2：貞操

從前一般中國人把貞操二字，往往看的過偏，以為是女子的責任，男子根本無所謂這種意念。自從宗法社會建立之後，一直到最近幾十年來，才慢慢的轉變，認識貞操不是一個女人或是一個男人的責任，而是雙方的。可是有時又變的太過，女人反而把貞操二字加到男子身上，這固然是男子的報應，但是這樣一正一反下去，終究不是回事，所以必定要持衷的來解釋一下：貞操在個人方面說是權利，在對對方說是義務。我個人不肯輕視貞操，這是個人的權利，我為了對方的愛我不願失掉貞操於另外一人，這是義務，無論男女都是這樣。可是，

從前的男子受了專制的遺毒，認為女子在家要為他守貞操，為他盡義務；而他自己可以不盡義務，到外邊狂嫖，這種見解可以說是錯誤到了不可救藥。根本男女兩性的結合，完全是建築在愛的基礎上，愛的條件就是我們的權利我們享，我們的義務我們盡，如果不是這樣，便無所謂愛，沒有愛，就如同不結合，如這樣的蔑視女子，似乎是有些欠妥，所以現在應該把貞操看作雙方的，要時時警惕自己去盡義務，不可放棄權利。丈夫不可在外面嫖妓納外室，妻子亦不可在家廣開方便之門，探求博愛主義，雙方相互嚴守，則貞操二字的真價值才

算達到。

往往有許多新結婚或是多年的夫妻，每每被對方發覺出已失貞操，以致鬧的一塌胡塗，這似乎又有些過分，因為貞操的失去不見得是一個原因，而是無數的原因聚集而成，應當詳細的追究其原因，是不是有可原諒和饒恕的地方，慢慢的靜靜的處置這件事，總會得到圓滿的結果。

假如一個男子要是在外面嫖妓，和其他一切失去貞操不正當的行為，那麼女子便可以自己去胡鬧，他亦是沒有法限制你的。因為他已經不盡守貞操的義務，妳除了勸告感化他以外，只有來個各自為政的辦法，這雖然有點滑稽，但是男子要能經過這種教訓之後，或者可以對貞操二字能多一層的認識。

有許多人常說取消貞操二字，這句話有些不必。這實

在要看是甚麼情形，在某種情形之下，可以重視，某種情形之下可以忽視，如果一味把貞操二字抹煞，說這是無關理要，守不守憑自己高興，沒有人可以加以限制，干涉，固然實情如此；但若是常此以往，國也可謂不國，家也可謂不家，回到原始亂交的狀態，豈不墜落社會的道德，淪為個人的品行？所以倡此言者實應再加推敲，不可一口咬定貞操不成立。如果這人（男女在內）要是不是自願或被外界的衝擊失去了滴操的表現，丟掉了旋操的義務，那麼應該拿狠操是不須重視的話來解釋，以彌補兩性的裂痕，完成他們美的生活，如此則其論調又可一抬身價而為有價值者。故論香操之舉切不可持其一端，辯其物理，應審慎權衡，然後方能加以肯定的論定，此論定方可稱為準確。

家庭教師之再檢討

山石

前天讀了新民報半月刊劉逸民先生作的家庭教師之檢討後，我的心裏真說不出來的感慨；中國數千年來，女子被壓迫得苟延殘喘，連活着都不容易，焉能談到平等自由解放等等問題，自民國前數十年間，蒙先進的婦女們大聲疾呼，認定了目標，引導着被壓迫的婦女們向複雜的社會去奮鬥，結果才賜予了我們女子今日的地位，我們的解放真無異撥雲見青天，林肯釋放黑奴，這種解釋，姊妹們一定會責我未自卑了，可是我們實際情形實在是在這兒啊。

女子解放後，同男子一樣受有教育和知識，當然爲了爭取自由獨立，不倚賴他人起見，不得不向萬惡社會掙扎取出路，可是我的天！試觀茫茫社會裡，那有一塊清潔的道路，那一件事情是我們女子比較清高的職業而不受人侮辱和歧視的事情。

記得今年夏天，彷彿在某雜誌讀了一篇，南京婦女職業的種類，寫得非常完美詳細，從政界職員數起，以至檢破紙賣豆腐的婦女，可以稱得起是包羅萬象了。

最體面職業當然是政界機關職員，最神聖而清高職業當推女教師了，做了正式學校的教師，資格和名譽當然很冠冕堂皇，至於爲人充家庭教師，那就更苦了，受了男子同等教育而反被人視爲僱工人氏，（因爲家庭教師時常會受主人這樣看待）其中艱苦，已經够可憐的了。

劉逸民先生的家庭教師之檢討文，已經把種類和內容談得詳細而透澈，不過這篇文章我覺得還有補充的必要，因爲劉先生只替主人方面說話，還沒有替教師方面說話，所以我今天不揣冒昧；也寫一篇不成東西的文章，來發洩我鬱抑不平所見到的事情。

朋友間介紹教師的事情，我已聽過許多，見得許多，況我自己也曾替朋友介紹過事情呢，只於報上登廣告徵求教師事實如何，沒有親眼得見，我也不敢胡亂下批評，前天聽一個朋友（女性）告我下面這麼一段話：張，你看我們女子職業是多麼困難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社會上佈滿了荆棘陷阱，時時都在想摧毀我們，然而竟有一種文化教育中的敗類，用一種光明聰明的辦法，來陷害愚弄人，他在學校大貼徵求家庭女教師的廣告，月薪從豐，等等字樣，廣告日久，當然有被月薪從豐而蠱惑去了的，果然有一個整齊的，家庭主人，是位男性，談吐頗健，學識很豐，每逢教課時，主人大發宏論，大談婦女解放問題，「如果真有經濟困難而有志上進的女子我可以擔負一切，幫助一切。」而事實大謬不然，月薪不但不能從豐，反而特別從簡，實在情形是暗地裡還另有一位同樣的教師，這二位被月薪從豐蠱惑來的女教人，用最低的價錢而能多教幾位朋友，於是這位主人大得其所哉。這是一位說話負責靠得着的朋友，轉述給我的，姊妹們，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樣聰明的知識流氓來愚弄人吧，不過由此可證社會人心的鬼域，我們求生存，求職業，不得不小心謹慎步步留神，固然這種把戲與我們無損，可是妳要知道我們女子身份是多麼貴重啊，稍一不慎，就會沾辱終身，姊妹們小心珍重吧。

新生活下一個嚴重問題

許多婦女被迫着不得

最後的一條路

—楓紅—

看過了一篇「一個妓女的自述」以後，心頭感到如鉛一樣的沉重，雖然那文筆像是出自受過較高教育的人，那我們可以不必去管牠，有個人曾批評說「他所寫的並不是造謠，那是活生生的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可以把牠看做一個娼妓的悲呼，更可以把他看成千萬萬被在壓迫的婦女的叫喊，不過，當談這個問題的時候，說幾句感情的憤憤或是發幾聲同情的嘆息，是決對不能解決的，第一我們要首先分析娼妓所以產出的原因：然後才能依照原因去探討解決的途徑。

由於原文裡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以下之點。

1. 「因為生活的逼迫不得已才去做妓女」，妓女是因受生活的壓迫，才去投入這種被許多人認為「下流」的職業。2. 「因為生活的壓迫我已過了好幾個月這不是人的生活，從前的羞臊早已拋入九霄雲外去了，我已經同流合污了，爲了物質的誘惑，什麼全完了，我失望，我已墮落了！」由於這沉痛的呻吟，我們可以知道娼妓並不是自視輕賤而甘心墮落，她們的妖艷逢迎，純粹爲環境所迫。

但這都不是真正婦女得到了解放，相反的婦女不但沒有得到真正職業平等，真正的澈底解放，却反而墮落爲商品，玩物，奴隸和廉價榨取的對象，睜開眼睛看一下：機關的女職員人家叫花瓶；大批的婦女勞動者湧進工廠，變成工銀的奴隸，忍受着資本家無情的剝削；公司和飯店差不多都點綴着女店員和女招待，替資本家店東招徠主顧；更有許多婦女被迫着不得不走最後的一條路——娼妓……這些可恥的侮辱，悲慘的痛苦，是女人自己甘心的嗎？我相信除了瘋子以外絕不會有人肯走的。

大部份爲了經濟的壓迫：婚姻制度的不良，不能組織家庭的男性，不得不向頹廢中去尋求片刻的快活和性的滿足，這樣便造成了男女雙方道德的墮落，以致於公娼和私娼充滿了大小都市以至於農村。

總之，娼妓有他必然存在的條件，有破產失業饑饉困苦的人，就必然有爲生活而墮落的娼妓，有寄生的階級，就必然有人去嫖妓，這些複雜的原因一時不能消滅，娼妓一時除去不了。

能使婦女大眾過像「人」一樣的生活，能使婦女真正得到職業上的平等，能使婦女真正從男人的附屬品的地位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必須有一個前提的條件：那就是要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并且需要提高和普及婦女的智識，然後才談得到真正的解放。

業職的妳求尋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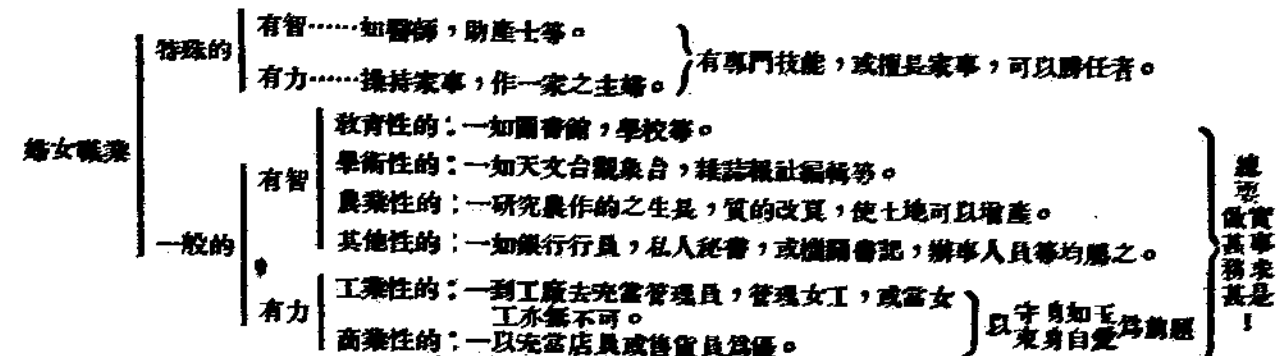
是求實事 用爲材量

(魚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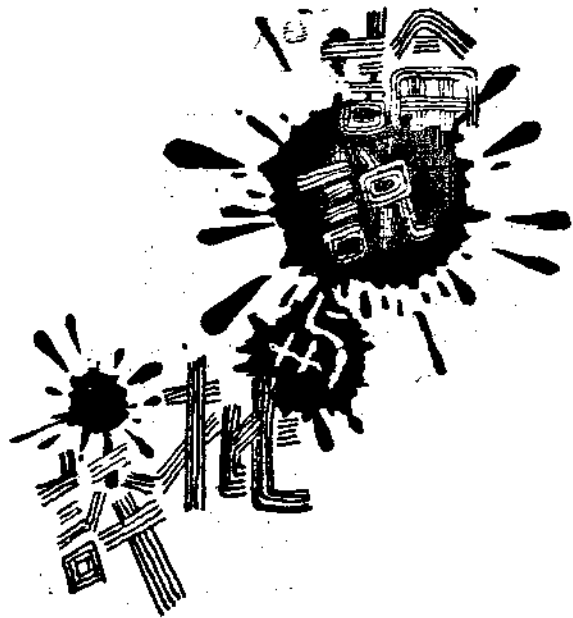
我國的婦女職業，向極幼稚，婦女在社會的職業上，根本無立錐的地位，在外國工廠，商店，教育界，率多爲婦女們活動，但在我國，情形就大大不同，自婦女解放運動以來，婦女確得了不少的釋放，只是有少數下意識不知趣

的婦女，作了婦女界害，因爲賣主賣友，忘恩負義的人，真是不可勝數，稍一不慎，即難免入其網羅，可怕極了，因爲末世，人心更爲不古，世風愈趨低下，肉慾橫流，婦女們！妳們可會有此感想？對於職業問題，能够不大加注意嗎？我告訴妳們：「千有智吃智無智吃力」千萬不要把自己當作寄生草，使人看不起，妳到工廠作女工也吧，到商店當店員也吧，到學校去教書也吧，只是要注意，妳在妳的職業上，不可給人留下求疵的把柄，這樣妳作甚麼也無妨了。

更新，使婦女界的污點，得以滌除淨盡。值此末世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之時，婦女們謀求職業，更是一件難事當可迎刃而解！



捨此而外的職業，都不相宜，例如飯館，戲院電影院之女招待，舞場之舞女等等，那更是有識之士所不肯作的，社會上常有一般無智又無力之婦女，作了社會上之寄生蟲，才給婦女界招來不名譽的品評，她們只知如何的講究虛榮的享受，却不肯下苦心讀書或修身，以致於蹉跎歲月，身無一技之長，她們的生活只好日趨低下，這是何苦來，何不即時改弦易轍，變換作風，人生在世不是是久長？趕快一改前錯，向真理的道上直奔，不但婦女界爲之幸；即社會人類的罪孽也可減少幾分吧。



當此大東亞戰爭最後勝利，已經有了確實把握的今日。我們全華北一億民衆。爲了促進戰爭的必勝。非得以最大的努力，全民衆作一個最大的決心的表示才是。現在「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已經以如火如茶的姿態揭開了進發的火焰。這個廣大而具有重大意義的運動。在新中國新東亞的建設史上，是有着光榮紀念碑的價值的。我們爲了「東亞解放國民運動」的展

要加以極大的注意，同時更要與以全面的擁護不可。現在民國三十一年度的各省市的聯合協議會，已經於熱烈而緊張的國民情緒之下，即將先後舉行完畢了，同時三十一年的全體聯合協議，也即將開幕了。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與聯合協議的有機的關係，非加以闡述不可，現在特提出下列三點來，加以說明希望諸位注意：第一——是說：「聯合協議的意義」。我們知道

開，更爲了工作，開展的，全華北的民衆，但對這問題，

在此嶄新的時代中，我們國民一定得作一個新國民，作了新國民，才能够在此新時代中存，而新國民云者，非有新思想與新組織不可，拿這個新思想與新組織作爲堅實的基礎，然後才能够完成我們的新的體制。新民會的聯合制度，便是爲了確立新體制而滿足全民衆希

新國民運動與聯合協議會

安之陳

望而實施的。聯合協議會的運用，現在已經有三年的歷史了，它揚棄了過去議會政治的缺點，以「衆議統裁」作爲基礎發揚東方文化的家族會議精神。完成上意下意，交孚傳達的效能。現在爲了完成聯合協議的使命，我們的聯合組織，非有待於國民組織的完成而不能成立將來有了

組織的民衆，表示出集體的民意來這樣才能使聯合協會有存在的價值，所以說只有聯合協議會健全的發展下去，官民才能真實的打成一片。而官民一體云者，也是要以完成國民組織作爲前提的。

第二——是說「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與聯合協議的關係。說到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新國民運動的內容，關於新國民運動的內容，諸位也許已經知道了，現在不再加以說明，而要說明的我們實於實生活中，實踐其中所規定的六大綱目，只要我們能够實踐得到，所謂國民組織者，也就完成了。新民會的聯合組織，也就是完成國民組

織的一種手段，所以說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與聯合協議，是有着「有機的」關係。今後我們便要在這個有機的關係上，來實施新體制的政治。

第三，說到我們聯合協議的，這都是各地各種職業各社會階層中的指導者，他們的行動與方向都是民衆的表率。因此政會一體關係的展開，是得示範於新國民運動的。然而這個方向，新民會機構的自身，得先要作爲楷模，把行動與生活都按照所規定的去努力實踐，這樣才能示範於代表。

最後，在三十一年的各級聯合協議會。縣聯已於五月中旬全部完畢，道聯已於七月中旬全部完畢，目下省市聯亦大部舉行終了，全聯不久即將召開。在舉行單位上說。自民國二十九年，由一百餘單

位，現在已經發展到三百五十多個單位。這是於這種工作，除了努力聯協工作的質，並切要之，共同推進。上面聯合協議會的這個關係，也是華容方面又加上了種種的，同時要與東亞解放新國關係的。由此可以知道，的密切性如何了，華北北政治的發展，現在對充實。我們不但要充實民運動，於同一的步調，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與支援為盼。

中國文學的特質

沈啓无

在沒有講到本題之前，我先得說一說中國思想的特質是什麼，如果對於中國思想的特質有所瞭解，則對於我要說文學的特質自然也就很清楚了。中國思想，特別是在漢代以前，有許多派別，有許多家數，但是不管他是那一家那一派，可以說都有一種救世的精神，正如司馬談所說，「此務為治者也」。不過這裏面影響中國文化最大，支配中國人心最久，其傳統精神最廣汎而亦最偉大的，要算是儒家思想。雖然中國人的思想未必完全盡是儒家的，對於其他固有的如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等等這些思想，也未嘗沒有，但終歸到底，還是被儒家思想所糅和，或是兼取，或是折中，到了仍成為儒家的份子。譬如後來中古時代的佛教思想及近代的科學思想，這並是從外國傳來的東西，結果怎麼樣，中國人仍舊會用儒家的精神把他們調和，這一切能夠調和得法，正是儒家精神的特色。儒家確定人生，確定了與人的關係，推而至於全人類的安定，所以儒家的目的重在仁愛。儒家對於仁講得最精博，其所以要愛人，也就是推原於仁。仁字是從人從二，古文這個字是從千從心，從人從二的意思，就是說二人以上的關係，從心從千的意思，就是說推一己之心以及千萬人之心。中庸上說，「仁者人也。」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人者仁也。蓋世上只有人，才能够做到仁的地步，能够做到仁的

地步，才能算得是人。愛人這件事是人類所獨有的。動物只知愛自己，凡是對於自己有利的就去做，不管對於別的有害沒有害，只爭自己的生存，不管別的生存不生存。人類則是經過多少次的天演進化，才知道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人的關係，所以說仁者人也。儒家把這種地方看得非常重大，所以曾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儒家的精義，無非就是怎樣擴充這個仁，怎樣推廣這個仁，於是倫常、忠恕、中庸、脩身齊家平天下種種說法，全都是為的這個做人之道而已。所以儒家的思想是最親切實用不過的，是最通俗廣汎不過的了。中國的國民思想，幾乎人人是儒家的，雖說有淺深厚薄程度上的不同，反正其為儒家思想，大抵是一致的。

我在上面先說明中國思想的特質，為的是要來說明中國文學的特質。西洋人把文藝劃分為為人生的與為藝術的兩種，中國近代談文藝的也往往採取這種說法。其實中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作本位，則中國一切藝術，大體說起來，即是人生的藝術，中國文學亦即是人生文學。為人生與為藝術的，在中國不必截然有什麼分野，雖然中國文學有的時候似乎是近於為藝術的一路，然而要從實際上看，還是人生的一種調和。我認爲這種調和最可貴，最能見出中國文藝的廣大弘通。中國最初不把文藝看成獨立的东西，文即寓于人生之中，文的表現也就是人的表現，古人論文要同質一起講，「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又要同行一起講，「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謂質、行、豈非就是着重一個人的品德與事功方面說的嗎？所以凡是中國文藝上偉大真摯的作品，往往先是給你一個人

的了解，文藝本身上的價核還在第二步。這種立身行道文章學問合一的態度，差不多在漢以前人都是如此。漢以後的時代思想，如道教佛教以至近代科學文明，對於儒家思潮雖然經過種種的複雜變遷，實際仍調和於儒家，這個，我在前面即已提到了。其在文藝上的調和，亦復如此。六朝人把立身行道和文章分開來看，表面上好像是文學獨立的了，事實上這也正是一種巧妙的調和。六朝人歡喜寫開適的綺麗的文章，正是一種時代反映，因為在實生活裏面不能得到滿足，於是才在自然界的景物裏，在人世間的聲色裏，從藝術上求得安慰。這種情形，越發在紊亂的時代越表現得顯明。大概、人生的途徑，如得不到正當的發展，不流於悲觀，則流於放縱，有的人高蹈隱逸，有的人極端清樂。普通認為這是儒家思想的崩潰，是另外思想的抬頭，我個人看法，以為這都是儒家思想不能正常的發展，才會生出這種種的流弊。「名教中自有樂地」，這一句話很有意思，果真到了名教中沒有樂地了，這種種畸形的現象，就有得出來。有人說這是道家思想或是佛家思想的原因，我以為儒家經世，佛家慈悲，道家養性全真，根本上並沒有多大的差異，只是作用不同，不過中國思想在側重人生這一意義上，儒家熱心時事的精神，要算最合乎人情物理的了。因此，我認為在中國，固有道家思想，與外來的佛教思想，一樣溶化於儒家之下。簡言之，他們都還是人間性的，並非一般所謂之逃世主義。中國人之所以缺乏超世的宗教情感，這便是一個絕大原因。因而在中國文藝上，殆亦沒有真正的隱逸詩人，中國文學的命脈，總離不開人間，猶之乎中國向來所謂隱逸高蹈之士，皆是皮相生活，骨子裏還是帶着政治社會性的。中國一就缺少像西洋那種寫純美文藝的厭派詩人，一就就把文學放在人生裏面，使得文學與實際生活不取隔離的態度，就在現世的情感內求其解放。西儒諷里斯有云，說一藝術是情緒的操練，我想、在我們中國儒家思想與文學發展的途徑上，

對於這句話很可以得到一個弘通的解悟。我平常喜歡六朝文學，也喜歡講六朝文學，就是因為六朝文學在這種地方，發揮燦爛偉大，不幸它被世人誤解的地方也最多。六朝以後，儒家思想變為狹義的道德觀念，同時文學又走上了狹小的職業化，所謂文以載道，並沒有什麼道可載，詩以言志，也沒有什麼志可言。儒者（讀書人）對於修齊治平四道功夫，頂多只能作到第一步，作的連這第一步工夫也未必肯做，因為行有餘力的這個行字，漸漸的不大為人注意了。對於文章亦僅僅學得一分技巧，掣他來當做混飯吃的工具，當做最後的目的，便一例等於普通所謂藝人的行徑，擲板橋說他們是門館才情，游客伎倆。這才是衰落的現象，試問文學的真義何嘗便如此就算完了呢。

中國近代文學，因為受到外國文藝的影響，本身上變化很大，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另有一番新興氣象。但是對於中國固有的思想，傳統的精神與美德，不能把握得住，也就免不了彷徨無路，失掉重心。將來如何能夠調和得法，成功為自家歷史上一貫的東西，這個重要責任，要我們現在的讀書人怎樣擔荷起來。中國過去的讀書人，未曾鑽在文學樊籠裏，文學乃能隨他們的大我而光大，我們今日的文學，自有文學的領域，結果我們彷彿乃跳不出這個文學樊籠，除了文學，以外似無所知，僅僅乎不過成爲一個自了漢，這實在不能不算是一派科舉頭腦，或近來的新說法，什麼法，什麼法，不能不用這一派科舉頭腦，我覺得中國的新說法，什麼法，什麼法，負有某種使命，並不與科舉頭腦，我覺得中國的新說法，什麼法，什麼法，尤為可貴了。我們今後對於中國文學的防範，須從文學，則外認識各方面，我們今後對於中國文學的防範，須從文學，則人文主義上，發揮我們的大精神，這要從文學，則國民的藝術享受，這要從文學，則話，就是中國文學的特質，所以，我希望大家原諒。

地方不得要領，還請大家原諒。

報 情 外 海

魚雷艇之生活

乘魚雷艇破浪於海上之玩藝，在昇平之時，為富人之一種消遣，因其引擎高速度之旋轉，所需之汽油甚多，故此種娛樂，實非普通人所能措置也，但以窮措大如余，竟能日日乘快艇，馳騁海上，初無殊於一般有之乘電車，能非奇事，乘快艇遨遊誠盛事也，但每當余等在英倫海峽乘快艇追蹤敵人回

來之時，則見艇易有及感之表示，從此可知其生活為何如矣。在狹窄引擎間之機械員，為避引擎之轟聲起見，須以曠塞耳，有時被大風浪之顛簸皮膚與灼熱之金目碰，其苦痛更非吾

人意料所及，魚雷艇之出征，為在金烏西墜，玉兔東升之時，及至曉色迷離始賦歸去來兮之歌，於是乃回營晝寢至午後方起，飲食談天之後，又開始準備出征矣，魚雷艇身長大於其寬約十倍，除引擎，魚雷外，毫無長物，艇身係以木製艇員約自二十至三十人，快艇之行程，以最快之速度，可維持至十五小時，但平常之遊弋僅為十一二小時而已，艇員之生活與飛機人員相似，作戰時間極短，但異常猛烈，其休息之時亦僅數小時而已，最能體會艇員之感覺者，為滑雪之人，此時在英國海峽馳騁，與滑雪者之由山上而下毫無二致，在高速前進之時，無論在解脫或引擎間，無人有暇顧及是否危險，亦不知他人是否勇敢，因每人手中均忙於其職務也，吾人所知者為：勇氣即吾人之司令。(海通社)

一賣國賊之死

達朗上將死於一獲酬兇手之手下，其被殺非因出賣法國，而係因將法國錯賣，事二人曾還價欲得達朗之叛變，一為邱吉爾，二為羅斯福，達朗以豪俠之姿態將邱氏之賄賂反擲於其面上，當英奇軍乘法艦隊不備向奧蘭港進襲之時，達朗命法官兵盡力抵抗，英艦未完成其使命即被迫撤退，未幾邱吉爾復下令進攻，法屬西非之達加港，達朗再下令反擊，英軍再受創而退，達朗以此二役獲取法全國之感佩及貝當元帥之信任，一躍而為法軍總司令，元首之承繼人，法國之英雄，時代之驕兒，但其榮耀為時甚暫，因其野心大於其忠心及愛國心，為追求光榮富貴，達氏為一盈掌之美金及虛銜將法屬北非及西非出賣與

美國，但其所享之富貴不過若干時日耳，在一九四二年聖誕節之前夕，即犧牲於邱吉爾仇恨之下，達朗將法國賣錯於收買之對方，因其判斷之錯誤終於喪生，達朗為英當局之陰謀所殺，毫無疑義，自彼法屬非洲交與美國之後，朗即成為英政府毒箭之目標，邱吉爾因在奧蘭及達加所受之恥辱，無法寬恕之，邱氏至少須能使朗歸英國之控制，始能消心中之恨，但達朗寧願與美軍其森好華將軍戲玩，此或則為彼之幽默性欲使其心所深惡痛絕之邱吉爾再受打擊，故不惜為自身之利益計，將法國售與美國，藉以激怒邱吉爾，並以爲邱氏無力回擊，此即其致命之錯誤也，邱吉爾先欲由外交以達到其目的，欲達朗退隱而由其傀儡特戈爾任最高領袖，使英美之間和睦相處，而法屬非洲亦

能置於協約國控制之下，但羅斯福獨具己見，選達朗為法國非洲之最高領袖，關於此事，邱吉爾雖欲與羅斯福獲得諒解，但爲羅斯福所拒，於是特戈爾宣佈欲作華盛頓之行，勸導羅氏改變其主張，但白宮表示對特戈爾之行不予歡迎，且對法國計劃，非至戰後，無意改變，屆時倘協約國勝利，自然達朗既得美國為後援，且有美國所解凍之法國資金，不難穩固其政權，但邱吉爾不能容忽達朗鞏固其地位，為解決，誰為法國首席傀儡之爭，於聖誕之前夕結果達朗之運命，任政府職位之人，其一生之作爲，甚少虛空如達朗者，彼為一恨海之水手，其海軍生活之百分之九十，係在岸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彼在凡爾登指揮陸上之海軍炮隊，在此次戰爭彼亦未一登艦上，故

爭彼亦未一登艦上，故

彼之以國賊死於陸上亦極合宜，其墓碑可雕曰：「徒然」葬於此處。」（海通社）

瑪奇諾防線區域之建設

在阿爾薩斯及勞蘭之最膏腴區域，建築寬二十公里之瑪奇諾防線，有大批沃壤因此而歸於荒廢，為建築此法國堡壘起見，被迫他遷之農莊不下五一七四二家，其大部份之貧農則遷至法國第部，耕地之因此浪費者，達一六二、三六七公頃，在軍備際壇上所犧牲之寶貴穀物，為量至鉅，其中有小麥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燕麥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磅，大麥一二、五〇〇、〇〇〇磅，蕃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此外尚有大批肉類，脂肪，及牛乳。因此油區域停止食物供給之結果，在勞蘭省之附近工業中心，所受之打擊尤甚，德法停戰協定簽訂之後，前此他遷之

婦孺重返其農莊，其男子則為德軍所俘，當彼等回抵家鄉之時，所見者，無非毀壞與蕭條，一片草原，殘破之炮台，戰壕及鐵絲網等，野草沒脛，其未被烽火所毀之農莊與牲廄，亦均敗壞不堪，滿目荒涼，德軍佔領當局有見及此，乃立即在瑪奇諾防線遭遇兵燹之區進行建設工作，過去二年間，由德當局重建之房屋，穀倉，牲廄，為數甚多，由德國運入者，除大批穀類外，有馬七萬匹，牛二十二萬頭，羊十二萬頭，豬二十五萬頭及家禽無數。該區之大多數農具，曾被法軍用以阻塞街道與公路，現由德當局所修理之摩托牽引機不下七三三二具，水電之供給均亦恢復，因此由建築瑪奇諾防線所荒廢之耕地乃迅速再變為沃土，以造福歐洲各國焉。（海通社）

從窮愁交迫中獲得了職業，到現在已是三個月了。在這三個月裡，媽媽展開了笑眉，弟弟也活潑起來；我呢，因了一個月有三十元的收入，早出晚歸，精神有了寄託，也有些心寬體胖起來。鄰家的姐妹，偷偷的談論我，雖然有時打擊着我脆弱的心緒，細細一想，也就并不在意，這正是「曲高和寡」啊，社會上那有真正的是非貴賤呢！吳家的小姐從日本留學回來，在〇〇部一月有三百元的薪水，人家還偷偷地叫她花瓶呢，我是一月三十角的售貨員，任她們笑話吧，女子職業在中國是不甚容易的喇！

爸爸始終沒有信來，叔叔又是自顧不暇，愛莫能助；我寧可一人受着委曲，不忍再見媽媽的淚眼。常說行行出聖人，我

李主任的信

士真

只要潔身自好，旁人的誹笑，自可不必管它，「女售貨員」并不像「女招待」遭人輕視不是！

是一個星期六的早晨，風兒是特別的輕輕，天空蔚藍的好像新雨之後，窗前的一株丁香，開滿了白花，一對小鳥兒在樹上叫得怪起勁。我起床來，有點莫名的惆悵，是「春色惱人」嗎？當了媽媽，勉強掩飾心上的不安，依舊與匆匆的走出門去。輕風吹着夾衣，有點飄呀飄的，頭上的小辮兒沒有什麼表情，依然垂在腦後。

都市裏的早晨特別清淨，胡同裏門兒都在深閉着，跑過面前長的只有三隻野犬。太陽從東方漸漸升上來，地上印出自己修長的影子。走出胡同外，正碰上西鄰的李二奶奶和同院住的



趙大孀，她們兩個人大概是上菜市上買菜，每人提了一個大籃子，嘴裏咕咕呱呱的大概是說着昨夜的夢境。

「二奶奶，大孀，你們上菜市嗎？早啊！」我緊走幾步，招呼她們。

「玉華，你又上公司了，一天價早出晚歸的也够勞苦的。」李二奶奶老氣橫秋的口微微的說。

「二孀！也真難爲玉華這孩子，她娘，她兄弟，還不是全靠她，真是有出息的。你們快看我們英，比她才小十來個月，一天發脾氣，上學都不好兒上。」趙大孀接着說。

「二奶奶，大孀！晚上見吧！我先走了。」我是有職務的人，只好向她們告了別。

「……什麼售貨員，還不是扯淡，一天家跟男人們打交道，那個不動手動腳的，人貧志短……」微風傳來了她們的談話聲，好像一顆針扎在我的心上，我知道今天又要一天不痛快了。天！女孩子怎麼這麼可憐呢！

公司的大樓矗立在半空，顯得特別驕傲。大門好像巨獸的大嘴，每天早晨吞進多數人們，晚上又吐出去。我走進公司的大門，時鐘還差十分不到八點，我們兒童玩物部的主任却已

早早的坐在那裏。

「主任，您早！」我謙恭的鞠了一躬。

「你早！孫小姐，你每天老是早到，可算忠於職務，到考績加薪的時候，一定有你的好處。」主任說完了話，兩隻眼直勾勾的看着我出神，從頭上到腳下，無一處不注意到，好像要在我身上發現什麼奇蹟似的，使我處女的臉上立時浮起一層紅暈；心中不免想到李二奶奶和趙大孀的談話，我不安的走到我的位子上去。

我們的主任姓李，是一位三十才過的人。作事很機警，口才漂亮，服飾入時，白淨的面孔，襯上濃眉大眼，很有相當的豐度。他好像西服預備的架子，褲縫永遠筆直，襯衣沒有一天不是雪白的。因爲他說話好說「是不是」，所以我們給他一個綽號叫「是不是」先生，只是兩眼聰明外露，是一個地道的不好鬥的南方魚。以前他對我也永遠是十分尊敬，從來不是說公事以外的話，今天却有點異樣。

「孫小姐，你今年貴庚了？身體發育的很好，咱們玩具部的幾位女同事，只有你才能超衆，衣飾樸素，趙瑛、李琳莉太不像話，作事能力既差，你看打扮的樣兒，簡直的像活妖怪。」李主任說着，貪婪的看着我。

「……」教我說什麼呢，我真想說「年歲多大干你屁事」，可是爲了飯碗問題，我有沒答覆。

可巧進來解圍的人，秦小珊飄然的走進來，她每天是照例早來的，見了李主任道了早安，然後向我招呼「孫姐，你早。」

「秦姐，你也早」我回答了，然後相向一笑。

李主任又板起面孔，注意了桌上的公事，男女全事越來越多，都在整理看自己範圍以內的貨品，輕浮一點的女同事與男售貨員們鬥着貪嘴，滿公司充滿了談笑聲。李琳莉穿了杏黃色的旗袍，行不定坐不安的逞着風騷，飄出撲鼻的香氣，我真不願用正眼看他，一個女人，處處都是這麼隨便，不怪人家把女人看低了。

時鐘敲了九下，又是一天工作的開始，人們都忙起來，各部分都不斷的應酬着主顧。

「小姐！這活動王八賣多少錢？」一個很漂亮的執紼兒問着我。

「一塊五毛錢一個，買兩個減收貳毛。」我無所用心地回答。「買一個吧國維，你看他多們佛目。」另一個流氓一樣的學生說，却用不正的眼睛看着我。

當我把玩具包好送給他們的時候，却故意的摸我的手臂，然後得意似的笑了。我壓制不住的心頭怒火，幾次要發作一下，但是看了「對主顧要和氣」的標語，把怒火又壓下去，爲了三十元一月的薪了，有什麼法子呢！

今天很特別，決不是我神經過敏，許多主顧像對我有些玩弄，不是說便宜話，便是想法接觸我。有的甚至問我的年齡姓名和在址，天！那裏受的慣這個，爸爸在北方的時候，我也是大家閨秀，曾經驕傲地輕視別的女人，而今爲了生計的壓迫，也在大庭廣衆中，任人玩弄了。唉！

晚上下班回來，一顆心被煩惱支配着，沒有注意沿路的一切，就是每天必逗留一會的花園，也在迷迷糊糊中過來。到家後雖強自鎮定，終久掩不了面上的異樣，媽媽往日一樣的預備好了晚飯，弟弟拉着我的手問長問短，當我端起飯碗時，心裏有點酸，幾乎流下傷心的淚來。這飯不是容易來的，如果我不是媽媽在一旁，我真想要大哭一場才痛快。

晚飯只吃了每日的一半，即再不能下咽，媽媽担心的問我怎樣不舒服，我只好巧詞掩飾。心中的痛苦還是自己控制着吧！何必連累媽媽。狹隘的小屋裏，處處都足以引起過去的陈迹，想到黃金時代的童年，享受着祖父母的愛護，想到小學時又屢次蒙師長的贊譽，不覺又想到中學時的大變動，以及最近的不幸，思潮像一縷遊絲，被風吹的飄忽無定。

「玉華你累了一天了早些休息吧！」媽媽不知女兒的心事體貼

的又怕我看書，囑我早睡我不忍拂媽媽的好意，斜身躺在床上煤油燈發出青色的光燄屋顯得特別暗淡。

「孫家信」接着一陣叩門聲。

一家人像是喜歡得發了狂，因爲有好多時不曾接到外來的信了，這信也許是爸爸來的，早禾苗的甘露啊！我急忙跑出去希望首先接到這異地佳音，信從郵差手裏到我手裏了，使我熱烈的情懷驟然冷了下來，出人意外的是一個粉紅色的信封，上面寫着勁拔的字，却不是爸爸來的。

「媽媽！信不是爸爸來的！」我頹然的說，我用了很大的力量拆開了信封，慢慢的讀下去。

「我愛慕的玉華，當你接到我的信，一定會驚異的吧，本來我的信是有點突然的。」

我羨慕你的天才，佩服你的毅力，喜愛你的聰明美麗，不自今日始；却是起於你投考公司的第一天，那時你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了。三個月來使我片時忘不下你，一天不見到你，就感覺到一天的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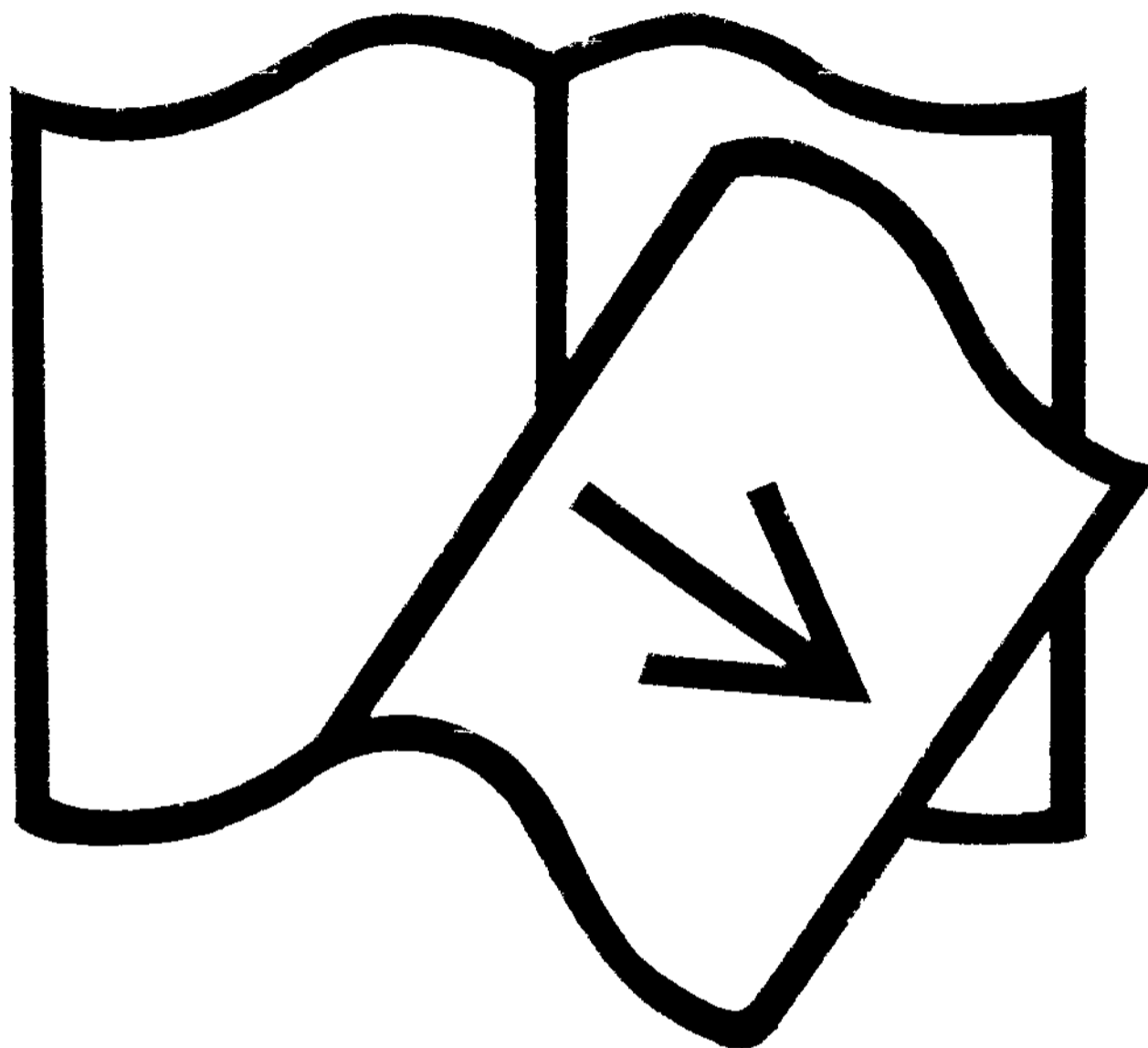
我對你的熱情，也許你未曾感覺到，你的家庭情況，我知道的很清楚，我不但同情你，還很願意在友誼的場上，給你一點幫助。

現在是春天了。萬物是備極妍媚，柳條兒已染嬌柔的新綠，桃杏綻開它美麗的面龐。蝴蝶蜜蜂成群捉對兒的戲嬉於沈酣的春光中，是值得向人驕傲的。

後天是星在一，公司是允許我們半日偷閒的，你有到○○公園遊春的清興沒有？你如果高興，我很願陪你舒一舒多日的鬱悶。明天上班的時候，我希望我可以有一個滿意的允諾！不寫了，祝你有一個美麗快樂的夢。

李逸飛

我看完了信，心有點發慌，這真是出乎意外的意情啊！李主任是一個玩弄女性的魔鬼，據人說他家裏已經有了二子一



缺P14-17

金華銀號

收足資本國幣五十萬元
呈奉 財務總署核准

專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
利率從優手續簡捷

地址：前門外掌扇胡同甲十九號
電話：南局 四一五三 四一五四 二〇七五 一六四五

北京同德銀號

抵押放款利息克己 備有詳章承索即寄
資本收足五十萬元業經呈奉 批准專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本號為便利存戶 日常用度起見特設一種

特種定期存款假定一次存入

一千元	定期六個月	每月付息	八元	特種活期存款
	定期十二個月	每月付息	十元	週息六厘
	定期二十四個月	每月付息	十二元	

地址：北京前外施家胡同十一號
天津法租界廿六號路十號
電話：二局 〇二四六 〇二六五 二七三〇

北京唯一現代化的

偉惠木器公司

傢俱堅實 價廉物美

婦女新都會日報

婦人	育兒	戲劇	體育	文藝	婦女	京津	國際
結識	醫藥	話劇	教育	小說	知識	新聞	要聞

歡迎訂閱

大 中 銀 行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 穩便利固

◎北京分行 東交民巷◎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北大街

報

答

哲平

走出了學校的門檻邁進社會的途徑，第一個呈現給我的便是失業，失業的苦腦，失業的悲痛，失業的無聊，及由失業獲得的鄙視；我一一的飽嘗，我如果若沒有那三個月的賦閒暴露給我社會的暗影，我絕不能再忍受於這牛馬欄裏，作着奴隸的職責。

也不知耗費了多少信札，才蒙這位教育名宿，尋到了這個位置，以往陳腐的幻想，和懷念，雖然像黃昏間的炊烟般那樣縹緲，但是誰又敢留戀昔日瓊漿的餘滴呢。

最近幾個月來算勉强的支持過去，一個書記的頭銜，惡恨恨的鑄定了我整個命運，每天從太陽剛爬了起來我便開始直寫到人們高臥夢台的午夜，不是上司來的公式，應該抄寫，就是先生們的講義篇子又該謄寫了，並且爲了感情和權威對我的苦笑，還得在油墨的氣氛中，一篇篇的印刷出來，不知何時又兼上了校役的名銜，我本想向他提出抗議，表示我不能作這校役的職責，並且表彰出作是人情，不作是本分的辯論，然而這本分在他風顛苦笑的表情中消失了，因爲

在我的意識中他是教務主任；一份份的公式，一篇篇的講義，總是纏繞着的身邊，手不停的揮寫，而它們都依然不顯減少，永是呈現飽和狀態，與我同等級的女士，坐在所謂辦公桌畔，一字一字的數着新聞紙，有時不是些冷諷就是一片令人難以忍受的調笑，這種難堪我是絕對不能忍受的，然而在我不能忍受的意識裏終於忍受了。

夜闌人靜時節，我從有定期辦公時間的辦公室狠狠的走了出來，回到我那汗黑的房間，室中的濕潮氣味，爭先恐後的往鼻孔裏擁着，一隻板牀，鋪着簾簾的被褥，悶熱的天氣，我不得打開窗子，然而又遭得蚊子的進攻，只得用芭蕉扇抵擋一陣，一切的鎖事又充溢着疲乏過度的腦海，遂構成了進日的失眠。

碧空的月光，映進遊子的小室，夜裏沉靜的情景，便成了我傷感的滋料，陣陣思鄉的暗潮，激盪起澎湃的淚珠串串的滾到枕下，我沒有方法躲避這生計的極

答，只得聲起我漾着淚水的眼睛，帶着顆悽切進取的心情，向未來生活之途跋涉着，奮鬥着，望着那無幸福的苦海中，覓求着慾望裏的幸福。

袋裏的準備鈔的拮据，映成了食的問題的恐慌，唯有裁糧減食在期待着發薪的信息，天不作美，又置校長返里，在多數同人議決於××飯莊爲他餞行，我於是手又有幾隻洋無名的負債，囊空如洗的我，食的問題尚在此過渡期苟延着，何處償還此項負債，我借貸無門，點金無術，消耗了一中午的捉摸，碰了幾個閉門的磁味，最後終於向衣箱裏提出幾件衣服，送到了寫着「緩急相通」的長生庫，作了個抵押借款。

歸回來的途中，好像欲雨時的烏雲，一塊塊的堆集在心頭，路上的行人，有時特意浦來詫異的眼光注到我羞澀的臉上，洋車却也向我這落魄的流浪者取笑，「車啊！拉去嗎？」從他們的口裏機械式的流露出來。

我踏進校門的時節，傳達告訴我有位姓何的找您，這人還在接待等候您哪！啊！那位姓何的呢？當我聽到他的話，我心中竟猶豫起來，在我的意識中，竟記不起這姓何的踪影。

腦推動腳匆匆的走向接待室走去，一個憔悴的體軀正在觀看牆上的像片。啊！是他，原來是我的表兄。

臨窗

紅雪

陽光透過玻璃照在桌子上，這是已經在落葉的風中過濾了的，參合着室內乾淨的空氣，照在人們身上，臉上，是會發痒的，

痒得像姑娘嫩潤的手指搔進你的上衣裡。我們來大稿村已經十天了，這一段不長的時間內，什麼美好的風景，新鮮的空氣等等差不多都享受到了，只有今天，意外的使我嘗到心地的舒坦。本來和大雄寶殿一順有十來間向陽的北房，大殿東邊幾間是鄉公所的辦公室，招待室等，現在我們暫借住的是在大殿西邊的教員室（因為

這里沒有初級小學校）再西邊還有兩間，從前大概是鄉民施診所，也就是我現在所呆的地方，因為同來的幾個人，每天在工作完了除去唱歌，打牌，下象棋以外就是胡喊胡鬧，彷彿一群瘋狂的狼，拿起學生的小軍鼓亂敲一陣，床上壓着玩兒的一堆人緊接着便噴出一塊塊的笑聲，這些聲音與動作似乎都能致眼疾，耳疾，心疾，所以，我才把這個安靜的地方

暫借為臨時書室，以為胡寫亂讀之用。在我未來以前，只想這里是安靜的，沒想到對於心地還有一種內在美的休養，窗前並沒有什麼好的風景，咫尺相對，閱報室左邊開的門，里面早就做過幾次遷禮，只有幾份前三月的新聞紙，而且還蓋滿了黃色的沙土（因為現在是大時的末尾，鄉村小學並不按寒暑假去放，為放有麥秋大秋兩種假期，為

在寒喧幾句俗套後，他開始問及我的近況，我一五一十的將這久蓄心中的哀聲，怨氣，全盤托出，於是在他的面前，如同服了一劑涼藥似的，心中悶鬱，竟迎刃而解。「近來狀況如何」我問「唉……，營業的請條，銀號的倒閉，我便脫却店夥的名銜重開辟這失業的途程……」在我反問的時候，他毫不隱瞞的答覆。室內默默的，悲哀，悽慘的空氣在交流着。

「咱們都是受命運支配的人，在從前的幻想裏，那有今日這一幕悲劇，唉！，老天爺真是難以捉摸——。」他冲破這悲哀的情緒，慘淡哀弱的聲音，從他口腔裏一字一字的說出來。

「呵！——」我的鼻骨好像受到錘子輕輕的擊了一下，並不疼痛，只是感到一種不能忍受的辛酸。

「你現在豫算作什麼去呢？」

「現在的一切給都是失望，呼人，人無理，叫天，天不應，昨天大哥來信叫我考事務員去，並且還說補助些錢來，可是錢一點也未收到，明天那邊的報名亦要截止了，您贖贖吧！」他從衣袋裏拿出一份招考簡章遞給我。

報名手續報名費一元像片二張，畢業證書，考期……待過六十元……一項一以的都從我眼裏晃過，看完後，我還給他。

因為我曾經飽嘗失業的苦楚，所以對於任何人都是以憐憫自己的心情去同情他

們，在我左右思潮激盪之下，終於將這項抵押借款又給患難中的他，因為這是給賦閒的人逃脫失業的苦悶的一個機會。

在夕陽的餘輝照射下，晚鴉在歸途互相呼應中我們相別了。

這患難的兄弟走後，我躺在床上欲睡，但思潮不住的泛濫，那大批待寫的講義，同事的機誚，教務主任的苦笑，明天到期的負債，失業的苦痛，故鄉的輪廓，母親的慈顏，兒時的情景，一幕一幕在眼中湧着，在腦海裏不住的澎湃起來，東撞西衝得腦漿混沌，不自主的清涕滿了鼻腔，酸淚滾滾的好像泉水般湧着，室中的一切好像都拋其驚奇的眼光，對我這弱者訕笑，我惘然了——。

的是孩子們可以幫忙去收拾莊稼，)只是可以看見墻外路上幾株樹的梢頭(因此房在院子的最西邊)，葉子，風吹的已經顯得豁牙露齒，像無可奈何的在藍天晃着，使人人似乎完全落入「深秋感」裡面，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勁兒。不過現在我倒無所謂，每天吃飽了大米白面，找這麼間屋子一呆，比在家裏強的多，並不是說「娶了媳婦不要娘」，而是沒有「兩全其美」的法子可以想，誰會忘掉「父母養育之恩」呢？後窗外頭是操場，亭亭玉立的是籃球架子，單槓雙槓，

有幾棵小柳樹似乎再經不着大風，脆弱欲倒，這景象當然不去看他，免得多加幾分寒愴，惆悵，我只把手整個悠然的擺在陽光裏，閉上眼睛享受着「冷水溫湯」的舒適。

有時抬起頭來看看雪白的墻和天花板，在這靜靜的空氣里，有「禪台靜坐」，「面壁十年」之感，這感覺並不是什麼「神化」，「清苦」，而完全是一種安逸，似乎落進「空」的學說裏。記得我們剛一到這里，我最先走進的便是太雄寶殿，一種虔誠，莊敬的空氣立刻迎面而來，裡面相當的富麗，

大概是新聞不久。西邊有「調御丈夫」，東邊有「妙淨圓通」的金字大匾，當中正坐是如來我佛，上下兩側是十八羅漢，壁上繪的我不太福，大概是如來佛的傳記，還有龍戲珠一類的畫，當我到這個地方感覺到無尚的喜悅，因為心境總是慷慨不

孫先生，您歲數雖然小，這樣的虔心向佛，將來一定了不得……或是……保佑你一順百順，在家在外平平安安……我總回答他一個感謝的微笑。其實每次我都要為許多人祝福，還有我的父母妹妹和愛人，有時我獨個兒偷偷跑進大殿里在跪頭的蒲墊上坐着，五分鐘，十分鐘，今天從大殿到這間屋來，有莫大的快樂，這心裏，這地方的「靜之美」似乎沒有可比的了。太陽卡在西房角，給屋內的壁字添了一堆花影，隱約的，像蕩漾着快樂的音率，也似乎不是人生的寫照，不太美却是不美中的美了。

希臘女詩人莎浮

阿·大

希臘在上古時代，曾經產生過光華燦爛的文化，紀元前一千年是希臘文化最發達的時期。舉凡美術，哲學，文學，政治等，在當時都會開過燦爛的花葩，結過完美的果實。但就詩一項而論，已够我們目盲五色，極華麗之至了。希臘有

許多不朽的詩人，他們的名字會永遠留在我們記憶裏，抒情詩人莎浮，就是其中的一個。莎浮在古詩人中享有極高的地位。她本國人以她和荷馬並列：他們稱荷馬為「詩人」，稱莎浮為「女詩人」。亞里斯多

德也將她和荷馬阿幾羅克斯二人並重，而柏拉圖在他的「飛德爾斯」畫裏，且稱她為第十「鋼琴」靈倫在臨死的時候，祈禱上帝許他多活些時，好有時問熟讀莎浮的詩。斯特拉勉，批評說：莎浮是一個奇蹟；因為就人類記憶內所曉得的而

言，不曾有一個女人在詩上堪與莎浮相提並論，由此可知與她同時的，以及後來的詩人，和批評家對於莎浮可謂景仰之至了。

關於莎浮一生的事蹟，所有的記載却不多，所以我們對於她的生平，知道的也有限。這也難怪，二百餘年的時間，已够隱沒了莎士比亞的許多事蹟，而紅樓夢的作者還須待百數十年後的胡適之做幾萬字的考證，則二千餘年後的我們，想要得到關於莎浮史實的許多記載，當然是不易的事。我們只可從她本人現有的詩裏收集一點，想從傳記找所需要的材料，也找不出很多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關於她的一點歷史，只是從她的作品裏和各處文藝裏湊合起來的。

莎浮在紀元前六百年左右生於愛琴海中列士堡島上的伊勒塞斯，她的家庭是一個貴族。父親名斯卡曼得魯尼末斯母親名克利斯她在很小的時候就熟讀荷馬希西阿二人的詩。她結婚很早，可是她的丈夫是誰並且是如何一個人。我們現在無從知道。她曾生了一個女兒，叫克里斯。她有一首殘詩，寫着：

我有一個女娃娃，

美麗如同一朵金黃的花，

我們親愛的克利斯，

爲她，我不願換取整個呂底亞。（地名）

另外還有一句：

讓我擁抱你，我的乖寶。

這大概也是指她的女兒。

她有兩個兄弟，最年長的一個叫做謝拉克塞斯他這位兄弟以販酒爲業，據說當他去到諾克拉替斯的時候，和一個名杜利卻的妓女戀愛並且出了許多錢爲她贖身。莎浮對於這事大不滿意，還做了一首詩重重的責備他的兄弟。二百年後當地人，竟爲這個妓女堅立石像，聽說就因爲她的名字曾被這位詩人在詩裏提到過。

我們知道，莎浮在年輕的時候，曾因政局不安定，旅居西西里，不久又回到米地鄰。以後她在米地鄰設立一個爲學校，許多良家女子從各地方來就學，學跳舞和音樂。另外她又組織一個婦女會。此期中，這兩個團體是她活動的中心。莎浮是一個熱情的女子。她對於學生具有一種戀情，而這種戀情她每每在詩裏把牠表現出來。當她的學生要結婚

的時候，她就用詩來發洩離別的慘痛，所以後來就有許多關於她的羅曼底傳說，說她是一個同性戀者，又說她和一位名阿蒂斯和名安娜克多利亞的兩個學生有着超友誼的愛。不過這種傳說大都是後人的捏造，沒有什麼根據。

美麗而聰慧的莎浮，在當時受許多人的崇拜和愛慕，偉大的阿爾福阿斯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他是政治家是武士，也是詩人，他曾作了一首贈莎浮的詩，他在這首詩裏說：

戴着紫羅蘭花冠的，

浮着美麗的微笑的，

純潔的莎浮啊，

我願對你訴說衷情，

但是羞恥禁住我欲言之心。

莎浮回答他的詩說：

若是你的心願高尚，純潔，

若是你的舌尖上沒有惡意的談吐，

羞恥不會蒙上你的眼臉，

真實的話將從你的唇邊傾注。

據說曾有一個青年向她求婚，她拒絕他，還作一首詩送他，她在詩裏寫着：

我們還是作朋友罷，

你可以尋一位年輕的女郎，

我老了，也配不上。

莎浮是個熱情的女子，有時纏綿，有時感憤。她的詩就是她熱情的表現。下面的幾行詩，一種哀怨之情，躍然紙上。

明月已經西沉

繁星已經無光

午夜的時候，時光消逝去了，

我！我獨守着空牀。

後世有一種傳言，說莎浮曾向美麗的費昂求愛，被拒絕因而跳崖自殺。此崖遂名「莎浮的跳崖」。不過以後有人對此傳說加以研究和考查，證明確實有另一個和莎浮同名的女人，在此崖自殺過，所以人們就把牠附會到莎浮身上，這和會參殺人一樣情形。

莎浮死的年月不可考，我們只知她活到很高年齡，而且在死後留下被希臘人致景仰崇拜的名字。列士堡人在她死後，為她建了一座紀念堂，以示對她的尊崇，並且將她的像鑄在錢上，和別的城市鑄上他們的護神一樣。莎浮死後所享的榮譽，於此可見。

莎浮留與後人的作品，現在只有一百幾十首詩行至五行殘詩，和一二首較長的

詩，此外都失傳了，這是文學上的損失，但是所餘雖少，却皆字字珠璣，可謂達藝術之上乘，甚至阿幾羅克斯也比不上她造句的精奧。

莎浮的痛苦和悲哀，喜悅和歡笑，她的愛和情，一一表現之於詩。同時她又是個愛美的人，她歡唱着春天的來臨，歌頌秋月窺人；她對微笑的花草微笑，對哀訴的溪流哀訴，她陶醉於夏夜的輕風，神往於破曉的疎星，她的殘詩中有許多描寫自然的詩茲選譯如下：

歌吟黃昏的

啊！黃昏啊！你帶來了黎明驅散的一切，

你帶來了美酒；你帶來了山羊。

你把小娃娃帶回到母親的膝上。

× × × × × × ×

描寫月景的

明月圓如銀盤，

清光照耀人間，

繁星在她的周遭，

藏起牠們晶亮的臉。

寫南方炎夏的時候，在露天中午

睡的景象！

冷流在蘋果樹枝間，

奏起催眠之歌，

睡眠抖了一抖，

輕輕的從顫動着的樹葉墜落。

莎浮雖然能够寫很美妙讚頌自然的詩，但還是以情詩為擅長。她將她所感受的，所經驗的，毫無掩飾的寫在詩裏。她有一女友，將要結婚，莎浮眼見她的愛人在那裏有說有笑，有時就感到無限的慘痛，她甚至因此病倒，她還作首詩記當時的心情：

我看這人必是天國之神，

他在你的面前坐定，

聽你傾吐甜蜜的絮語，

聽你發出歡愛的笑聲。

× × × × × × ×

我的心像隻膽怯的小鳥，

隱藏在牠的巢裏跳躍。

你見你只剩那的時候，

然而我說不出隻字片言。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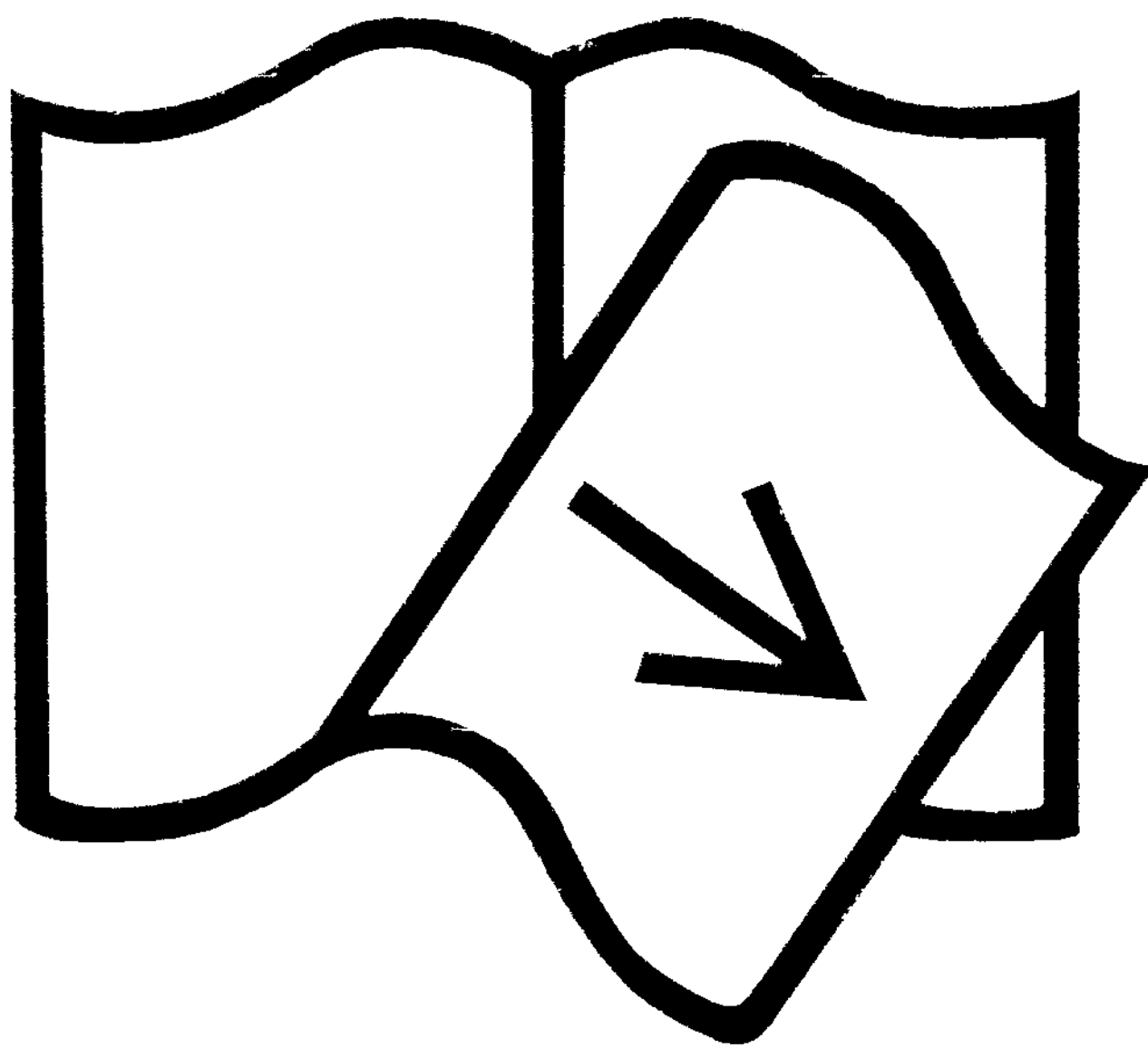
我的舌尖已經不靈，

烈儀在肌膚內竄奔，

我有眼睛卻看不清，

我的耳也不由自鳴，

× × × × × × ×



缺 P24 -25

熾烈的老頭忙得像架機器，給各位小姐灌暖壺。

以為吃完早點可以回宿舍溫書了吧！一看那零亂的書架，飯鏢的地板，不得不使你下决心去清理清理。打掃還沒有完畢，上課鐘，七班鈴，規律的來了一段二重奏，於是，我們不得不夾着書急忙跑到教室去。有的同學去晚了，先生會向她道聲「早安」這比罵還難受的滋味，使你書着一天都忘不掉。更有教務課的點名先生也會毫不客氣的給你畫一堂曠課。

到了這行將放假的兩星期，課堂裏更充滿了忙碌的空氣。三年級的先生忙着結束課業，學生忙着溫書，準備考試，四年級的學生雖然豪當局開恩，本學期達了大赦，但論文章稿却定在一月底交齊。於是將整個時間都移在那上面去了，遇到疑難的地方，就會急得團團轉，轉着一位先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決不肯放過這「問難」的機會，於是笑話百出，有時竟會拿一首李後主的詞，去請教研究聖經的先生來翻譯。（註女校無一二年生）

五點半以後，差不多每班都結束了一天的課業，正可休息一下疲勞的身心，可是另一種緊張的情勢又開始了。號房的老胡光着一個賽過電燈泡兒似的明亮的腦袋，手裏握着一疊信和紙條，在他那滿面春風的臉上，再透出微微的笑容，愈顯出和藹的模樣，不斷的在宿舍前後徘徊，喚着小姐們的信和有人找。於是大家看信的信，會客的會客。只有極用功的份子，也許會擠到圖書館耐心的閱報或看書。

晚飯後由八點開始兩個半鐘頭的自習，以往或者有人藉這時間聊天，但是到了這臨陣磨鎗的緊急關頭，沒有一個人不心靜氣的在那裏作準備工作。

時間總是那樣催人，將把要準備的功課完成了一部，寢息鈴又鈴鈴的響起來了。祇好嘆一口氣，將被舖好，預備重溫那香甜的舊夢去。

總之，一天老像熱鍋上的螞蟻，在忙裏討生活，祇有這時候才得到了真正的休息。祝福每位小姐乖乖的睡吧！養養精神以備明天再開始忙碌。

園中花木，因缺雨水的滋潤，樣子略帶憔悴，我心中描摹着雨後的公園，定然更顯清麗可喜了。

四月十八日

午飯後，偶到海棠丁香樹下閑坐。啊！春殘了！一片片的碎瓣，鋪滿了地面，我就坐在那些可憐的碎瓣上面，用鼻試吸上一吸，香氣已不很濃，只隱約的聞見了一縷尚未散盡的餘香。

仰望那個層層疊疊用花葉堆成的大傘，現在的枝上尚還掛着一些凋零的敗花，好似依戀着母枝，捨不得驟然離開呢！一陣狂風，捲起地上半枯的殘瓣，滾向我的腳邊，「未隨流水轉隨風塵……」落花無主任飄零……是誰家吹來這樣幽凄哀婉的歌聲，我悵然了！

四月卅日
天從早晨就陰了，而且陰得很沉，我怕下雨，又多加了一件衣服，本來，惟有自己的對自已是最關切不過的了。

灰色的雲片，佈滿了天空，既不雨，又不晴，這天氣，那模樣，和你悶着，真討厭！這天氣，那模樣，和你悶着，真討厭！這天氣，那模樣，和你悶着，真討厭！

上課時，偶然從窗子裏往外一望，噢！如團似錦的花，是落盡了，但滿樹的綠葉，鮮嫩欲滴，也怪好看的。淨悶着真不是好兆頭，這氣候有些乾燥，然而這難下的雨，啊！總是無消息吧！然而這難下的雨，趕快回家，朋友們留我，再玩會兒，可是，我

所持有的理由是「怕下雨」！

負擔者之悲哀

李 玉 盈

爲了生活的問題，不得不辭就一個一月二十元錢兩小時，而且還要自己陪出車錢的家庭教師地位。

經朋友介紹妥後，由朋友領我去和家長見一次面，往後，便算是開始授課。表面看去：宏麗的宅第，靜寂的庭院，孩子雖有三個，到是都很清秀整齊，還不算怎麼令人頭疼；可是，又誰知道，這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事情呢！

第二天晚上，開始上課時：嗚！可了不得！一會兒的功夫，便把我鬧得耳聾眼花，頭腦發暈。居然想不到，這三個清秀的孩子，却是這麼的頑劣，淘氣，不聽話！一剎那間，不遺餘力的把弱點暴露出來。於是我感到一種窘，窘得幾乎要立刻跑回家去，寧可自己缺少幾個錢花，把日用操辦一些，也別再受這個罪了！在孩子們眼中的我，那裏是一個先生！簡直比他們的僕役強不了多少。一會兒這一個說：「先生那樣做……」一會兒那個說：「先生那樣做……」

又說：「先生我要你這樣做……」他勉強強強的，過了兩小時，才像鳥兒出籠似的跑出了他家的書房門口，深深的吁了一口長氣，才讓心頭輕鬆了一些。

在路上，小石子便成了我出氣的東西，只要一碰着我的腳尖，便把它恨恨的踢出多老遠去。

但當走回了家，憤憤的往自己的床上一倒時，小妹妹笑嘻嘻的跑進來。「姐姐回來了，她正找妳呢。」小妹妹說。

「找我什麼事？」我問。

「剛才小哥哥的腿，又疼得直在床上翻滾。媽媽急得沒法，又帶他到齊大夫那裏去看！大夫說：要天天去診治的，如果藥要時常開斷，恐怕病就要不好治了；媽媽說：雖然疼小兒子女兒，但是整天辛勞，以自己的精神心血去換金錢，來維持全家飯碗的大女兒也是要緊的；找妳，大概便是商量能不能讓小哥哥去看病的事吧？」啊！我的神經木然了！不知道是痛苦還是辛酸？是悲哀還是氣憤？如失知覺般的怔怔河河的本在那裏！

小妹妹等了半響，不見我回答，便問道：「姐姐累了吧？」這一聲，才把我已跑出去六萬里的靈魂，又輕輕的喚了回來……

最後，終於下了最大的決心，忍著淚，回答小妹妹道：「是的，我稍微有點兒累，不去見媽媽了；妳告訴媽媽，只管給小弟弟治病吧！」小妹妹得了回答，笑嘻嘻的跑去找媽媽了。我的眼淚又不禁洶洶的流在枕上，就此朦朧睡去。

第二天，由X機關往他家去的路上，我直直的發了一路的愁。我的愁，大概也許是自己願意發，要擱在老於世故的先生的眼光看來，也許算不了一回事，並且還滿可以應付裕如，孩子們不是不壞透就嗎，妳只要哄着他們玩就是了，好在他們家給孩子請教師之目的，也並不是注重兒童的教育，也只是不過需要有一這樣的一個人，能替着他們的兒女們在他們打牌，跳舞，或者賽會看戲的時候，不去攪鬧她們就是了，否則，爲什麼要打發老媽子來做這的示意先生：「弟兒六七個，只有這幾個位孫少爺——功課也要緊，但是也別讓孩子們累着。」但是我不會，我不會做這樣的事；我不管怎麼，良心能下得去，是精神方面最舒服的事情。拿人家的錢倒還事小，主要的是一天犧牲許多寶貴的光陰，來教訓無辜的孩子，同時也教訓自

己的良心，真是最痛苦的事情！孩子雖然頑劣，然而我覺得這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他們是可原諒的；所不可原諒的，只是那些自命為摩登，自命為新時代女性的大人。

荒蕪無紀律的生活，毀了多少美秀的好兒童！像這樣家庭中的子弟，到他們長大後，也不過出息成爲一個個的執事子弟，病國禍家的執事子弟。

自己饒不能設法挽救一些，真還忍心來助長他荒蕪的增長嗎？

問題還有：一個男學生，是大少奶奶生的。一個男學生是老姨太太生的。一個女學生是二少奶奶生的。

這三位母親的感情，還是不大對付，平常日子，妳看不上我，我看不上妳，於是便想利用先生羞辱孩子來替她們出氣。今天，大少奶奶把先生請到房裏，私下的託付先生多關照她的孩子，兼帶着又把其餘的兩個孩子，又說了一大頓怎樣怎樣的不好。明天，二少奶奶又把先生私下請到房裏，託付先生多疼愛她的孩子，同時也兼帶着把其餘的那兩個孩子，又痛罵了一頓。趕到後天，老姨太太也是又照樣的來了那麼一套。當先生的也只好不加可否的用微笑點頭來應付。

但是，這可把我難住了！讓這種局面給擠得，不管那一個孩子，任是怎樣的好或是不好，也不能獎譽或是責罰一句

了。老媽子便是無線電，全時也是監視着，只要妳說了那個孩子一句不好，被他的母親知道了，馬上便擺出一付嘴臉給妳看。同時也不能誇那孩子一句好，只要妳無心中讚美那個孩子一聲，要讓其餘那兩個孩子的母親知道了，馬上便也會擺出兩付冷嘴臉來給妳看。於是一天一天，只好機械式的，哄哄這個，哄哄那個，累得舌蔽唇焦，想盡了誘導的方法，總是多一半白費了力！

其實孩子方面到好辦，只要盡我們的良心就是了；難對付的，只是心眼糊塗氣量狹窄的太太們！

過了幾天，實在苦惱不過，便跑去一位高明的好友兼同事的蘊面前，向她請教：「這是頂容易的事情，妳只要當着誰的面前，便讚美誰的孩子好——可是要當心避着旁的母親——管保妳會不再苦惱了。」

我便照着她教給我的方法來施行於母親們之間。這個方法果然十分好使，收到相當的效果，於是這個問題便算解決。可是，過了沒有兩天，第二道困難又出來和我爲難了！事實如下：書房呢，是一共三間。給學生授課的地方是裏屋一個單間，兩間外屋，便是宅裏幾位少爺，姪少爺，表少爺們的書室了。裏屋和外屋只隔着一層布簾，問題便在於此。每值上課的時候，少爺們便一齊回

到書房裏來，什麼五少爺，六少爺，七少爺，八少爺，雖然名稱是少爺，可具沒聽他們嘴裏曾吐過一句與「少爺」之身份相配的話，大的都在初中，小的也不在初中就在高小。雖然每天的課業是有多少需要來溫習與研讀，但是他們却把他來攤在一邊，把有用的光陰，不是去和斜對門的兩位街頭交際花去泡蘑菇，往人家院裏抄情書，扔石頭子，便就是回到書房裏來胡說八道。什麼難聽說什麼，什麼說不出口來說什麼。

這一群敗類可把我恨透了！可是這種困難又不能向他們家的太太奶奶們說，一個沒結婚過婚的少女，怎能把一些不是人的話學出口來！他們一討厭的時候，我的眼淚便急得要流出來，有時真恨不能有一枝手槍握在掌中，只要他們再一張口，便一下子讓子彈塞着他們的喉嚨，才出這口惡氣，傷心！傷心！要不是全家的飯碗，要不是病在床上的小弟弟，又何致受這些羞窘，受這些爲難！

雖然，忍！忍！把這些不堪都極力默忍下去，但是這些敗類的眼中又那裏能看出一些好歹！變本加厲，變本加厲，一天比一天放肆起來。先前還是不敢直說，最後竟直接的向先生引逗起來。

我氣得急了的時候，流着淚，跑到蘊家中，一頭便扎在她的懷裏，請她給我一個對付的方法。把以上的情形說出來以後，我想她聽了一定要生氣的了不得，

但是她却微微的笑了。對我很平和的說道：「小傻子！這也值得生這麼大的氣，這還不是很好解決的事！」她想了——會便又很平和的問道：「他們雖然這麼不端——可是妳可知道，他們對他們的家長裏，對誰最畏懼一些？」

「我彷彿知道他們很怕二嫂……」我回答。

「妳這事情最怕的是：他們在家裏沒有顧忌人，那就只好回家來吧，不用想這這幾個錢了，現在既然有能僱伏着他們的人，那便好了，解決的辦法是很容易的。」她很有把握的說。

「什麼？解決的方法是很容易的……」我的眼前放出了曙光，我彷彿看見了小弟的醫藥費有了解決，有了着落。

「妳只要預備足了許多刻苦的話，等他們再討厭的時候，當着二少奶奶房裏的老媽子面前，毒毒的一罵，妳看吧！效力馬上會來的。」

「罵人能行嗎？」我猶疑問。

「妳瞧妳這小胆子！只管放心的去罵吧！而且因了這一次，管保他們再不敢向妳討厭了，而且還能多少怕妳一些；因為，平常日子很靦靦的人，現在居然能恨恨的罵起人來，可知是多麼反常的事……」

果然，罵了他們一頓以後，永遠再聽不到「不好聽的言詞」在耳邊響了。即或有時一兩個小的還改不了那頑劣的脾氣，

可是大的總要制止他說：「別討厭了！留神二嫂又知道。」

「孩子討厭還不說，大人也是那樣。尤其是那個大小奶奶，總是刨根問底的打聽先生的身世或是家裏的狀況，或者是：「先生怎不變髮？」或者是：「外邊現在流行的一種最好看的鞋樣，先生怎不買一雙？」

真是！我和您們能比得了嗎？您們是人間的幸運兒，婦女界的病菌蟲，一天錢來張手，飯來張口；打牌，遊樂，磨丈夫，是妳們的職業；撒嬌，弄媚是妳們的本能，我的一家的生活還得倚了我的兩隻手，一付腦來維持，我和妳們能比的了嗎？在日當的生活形式裏，雖然是一丁點一丁點不足介意的小事，但有時能窮得人哭不得笑不得！這次，不再去請教蘊了，這對付的方法是，我集合同兩次蘊教給我的方法中之巧妙，想出來的。

所以，她們對我私生活的情形，或是家庭的狀況，一再刨根問底的打聽時，我們信口開河的說着瞎話：什麼父親本是名門望族啦！家道中落啦！什麼某局的局長是父親的換帖啦，某科的科長是父親的朋友啦！什麼好聽說什麼，虎她們一氣好的。哈哈！她們萬也想不到一個溫柔的少女會說這麼大的謊話吧——這也是急出來的見識啊——居然讓這些鬼話把她們哄得很信，同時老媽子也很殷

勤起來。

這可不怨我虎她們！誰讓她們自己「混」？明擺着的事：先生的家道一定不如妳們，否則能為一個月二十塊錢的事嗎！來給妳們當老媽子式的家庭教師嗎！

X X X X X X X

每日下課後，天已昏黑。

曲折幽僻的小巷裏，看不見一些燈光。戰戰兢兢的一個削瘦的影子，在昏黑中躡動；夜靜得像一個凝固了的冰塊，連個洋車夫的影子也看不見！夜行人只好乍着胆子，讓心頭速度的跳躍，伴着速度的步伐，和寒風伴奏着淒涼曲！

——不快不慢的他的脚步隨着妳的脚步。於是，造物者又給了不幸人一些更殘酷的玩弄，刑罰！

心跳氣促！幾次逃不了路上石子的彈絆，脚尖老是腫着！

到了巷中最幽僻的地方，聽着身後那人的鼻息，她怕得幾乎叫起來……

咳！不爲了全家的飯碗，不爲了小弟弟的病，十九歲的少女，能受到這樣的磨折嗎！

長途汽車裏

·明寶·

長途汽車頂着一頭黃土氣味，從唐山跑來，在這裏停下了。跟車的跑下來到張大娘的茶館裏去提了一煤油桶水，倒進水箱裏的時候，我鑽進挺不起身的車廂裏，車身發生了一個很大的震動。像拖不動這些動漫長的路子。突然，心裏跳起來。一個失掉血色而幾乎露出骨頭來的骯髒的人頭，像小孩兒剛從窩裏扒出來一樣難看，掛在最末一排露出木板的椅背上。頭髮像駱駝脫下的絨毛；兩條沉重的眉毛恰排成一個倒八字，下面兩隻閉得幾乎看不出來一點痕跡的眼睛，鼻孔的邊緣顫抖着，表示他在緊促的呼吸。

「這面孔在以前是非常熟習的，現在也許非常陌生的，但有一股熱火混合着酸液一直衝上了喉頭，使我迷朦了快樂與悲哀。」

「辛，辛……」我想到我們在一起時他那浮華的生活。

「辛，」可我的朋友會有這樣遭遇嗎？「你……你……」

他突然睜開眼睛，放出兩道逼人的寒光，可是，立刻他驚恐了，畏縮了，將臉轉向窗外，彷彿是賊盜躲避着官警，但是，驀地又轉回來，淚已縱橫滿面，劃成他過去痛苦的初型。

「啊，」他在額上的皺紋裡像是又露了一點喜氣，「想不到呵，好友……」

「啊，」是的，「我真喜歡極了。」

我們緊握着手，他尤其用着很大的力量，彷彿捉着了久別的親人，像是捉着了愛，怕這難得的愛會再飛去；像是捉住恨，要把這可恨的在這很短的時間內捏死；他擒住了痛苦，破碎他，將他拋出這個世界，不再讓人受到他的欺凌。坐

在他的身邊。

「……」

「辛，」我吞吐的說：「你……怎會……變得……這樣……？」

「唉！」他真的嘆息了，這是很不易從他嘴裏聽到的。

「這些話也許長的直到我沒有氣兒的時候也說不完。」

「不，」我說。「我已經難過的了。」

「是，」他誠懇的。「我知道我們的友情並沒有斷絕過。」

「但是……」

「我不怪你，」他說，「你不能顧及到我。」

「……」我感激他能對人這樣明瞭與諒解，也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

「自從你同安娜到上海去以後，我再沒有得到你一點消息。」

「是，」他說，「實在這完全是我的過錯。」

「好，」我說，「不管那些事吧！我要知道我朋友的遭遇，你可以說給我吧：」

「……」他遲疑一下，也許在安排他這動人的故事，也許

怕別人對他那陣冷笑，他已經透澈了所謂運命，要對人有一種預防。

「我能幫你的忙嗎？現在？」

「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不過我不願意再起來在人生增添一些插曲，把一份崇高的愛，收在殘老古廟中……」

「好朋友，我很欽佩你這偉大愛的思想，但是，也許我不應當勸阻你，我們是青年，那老者的念頭以後有的是機會來發揮……」

「可是我非常傾向生老病死的論理。」

「當然，我們如果透視了人生的確出不了這個圈子……」

「但是？但是我整個靈魂已經被運命載着超脫了現實的假面具的大場合！」

「我們在人生很短的路程上還有一段很長的存在，青年不應該帶着一推消極的念頭吧？」

「我很懂得你的話，」他有意要笑吧：「也就因為我踏過你話的路途，明瞭這路途上的風景的奇異，所以才造成現在的我。」

車，已經在坎珂的路程上開始前進了。
村中屋頂上的矮烟囪裏還冒着將盡的炊烟，太陽一半被遮在地平線下面。近處的幾棵花樹披着一層寒霜，無意中減失了方升日頭的溫暖。

「好，」我說：「暫時先放下這個問題，我要聽你近幾年來生活的狀況。」

「是，」他說：「我也很想告訴你。」

「哥德寫完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他便不再想自殺。」
「我倒不希望上帝這樣愛護我。」

「上帝的施愛不會偏袒吧？」

「我們都這樣祝福……」他說：「朋友，希望你聽完了這個故事不會感動。」

「怎麼？」

「聽完了也許你會明白。」

「……」我沒有說話。

「……」他又沈寔了一會。

「安娜離開了我，這是前年的事。」

我們剛到上海後已經變成自由的人，每天除去疲乏的時間外，只有玩兒，也許世界上再沒有比我們快樂的人，不，就是休息的時候，我們全在想着快活的事，心總是輕輕的跳着，像夏日在海濱的浪裏；像在沙灘上晒着太陽，望着一碧的天空，海鷗在白帆頂上翻飛，不知道路途上還會有坎珂，感覺不到黑夜，就是真的在夜，我們在耀眼的燈光下跳着，更像吃着那深州的蜜桃，不，我不會形容他，就是形容出來，那跟實事也要差着六分，威士忌甜美的顏色，參合着華爾滋幽妙的旋律，伴着輕快的舞步，呼吸着舞池裏混着滑粉的氣息，感覺不到旁邊的人們，我們面對面，鼻尖對着鼻尖，染着蔻丹的唇片震動着，發出使靈魂激盪的細語，淡薄的加爾皮斯呀！誰還有工夫去喝？可是，這綺麗的時間，在我們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緊跟着的是什麼。朋友，我願意誠懇的告訴你，好與

壞，快樂與悲哀，他們的量是平均的，他們中間相隔着是幾何上假設的點。」他感嘆的長長吐了一口氣。這口氣並沒有把他的故事折斷，彷彿其間的一個符號，接着又掀起他人生歷史的第二頁。
「我也很相信運命是自己造成的，但那又怎會稱為運命呢？世界上有的是矛盾的理，不過在你沒有證明以前，他還會很坦然的存在，直到天文學家看見火星上有建築物式的白線，和接到奇異的電報，方知道火星並不像月亮，那上面有生物存在，也許是更科學昌明的人類，其實是不完全這樣，那還要等待考究與發現。這也就好比什麼是真的對，我們還不能銓他的確對，只是你認為那方對，就向那方走去好了，終點還是病老死。……」他說得很興奮，也許他為人生，忘掉現自己的外形，頭髮左右的擺動着，像是要用表情証明他的論調，但，他的話所

給與我的，只是他認為自己應當走的路子是對，真正一個道士，他還是消極社會的寄生者，也許對於他自己得到益處，但他所給與人類的印象完全是個自私者，沒有什麼補益。

「好，」他說：「也許你不願意聽這些，而要立刻知道我的遭遇，但是你要知道這遭遇完全是從矛盾社會中產生的，如果人類真正走上他的活的軌道，那時便什麼痛苦也沒有，好就是好，壞就是壞，而且好壞這兩個字也不過是人們自己隨便這樣規定的罷了，就好像香與臭，當初你就規定香就是臭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不過是理，也就完全與現象不同，就好像鹽酸加錳片會產生氫氣，可是電解水又何嘗不產生氫氣呢？理，只要你認為是理才是理，與化學作用並不一樣。只要你從以前不是路子的路子走到目的地，那麼他也就變成一條路子了。
朋友，是嗎？人類在表面上都有不可分離的形勢，其實

你要解剖一下子看，人與人也許完全沒有關係，誰半夜不睡覺爲的是別人？也不過加上一個冠冕堂皇的名子好聽一點，不然他也許不會存在。

人不存在當然我們不會稱他爲人，紙經過火的燃燒，剩下的便不會是紙，就是你偏要叫他做紙，但是你能不能再用鋼筆在上面畫黑道呢？人既然要存在，他便不會離開事實，也就是不能不吃飯，只要有飯吃，還何必去空勞那份精骨呢？

有人主張精神的存在，可是你根本就不吃飯，精神又從什麼地方來呢？所以哥德說：『人總是人。』當然我的意思與他的意思並不相同，就是離不開生，老，病，死。他永遠是自私的……」

他彷彿看人是玻璃製的。「我並不是個哲學家，我也不要這頭銜，我是一個平常的人，朋友，你所聽的也是一個平凡的故事，世界上也許

電不是一種平凡的東西，雖然他是被人發現，但是我們不能像一本書似的拿在手裡。……」

「好，」我說。「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他說。「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是人類的，是我走在人間從他們的嘴裏得到的……」

太陽雖然升上來，但也不過把茅屋，原野淒涼的線條，表現的更清楚一點。

「你繼續說下去吧！」

三、

「我們的生活日形緊迫，那可怕的將來到了，什麼是快樂？什麼是愛情？吃飯的事是在最上面的，我們托親戚，找朋友，我父親已經聲明爸爸是爸爸，兒子是兒子。也並不是他不願意顧及我，說是已經應當不再受別人的顧及了。青年應該自己做成青年。」

幸運的我們找到生活的位罝，可是，我們還沒有得到一元的薪水的時候，可憐可愛的安娜被我們愛的結晶帶去了，她戀戀的去了。

「祝你安靜的活下去吧……」

「……」我不能再開口，不會再開口，靜悄悄的吧！我們分離了。

朋友，我安靜的生活在那裏？靈魂像沙岸受着海浪洶湧的浸蝕。既然失去了安娜，一切也無須乎再要，運命不是牽引着人嗎？好，我開始運命信任的流浪——

什麼是家？到處都有不少的住處，到處都少不了人的足跡，南京，無錫，漢口，長沙……南北東西，我曾想到了儉車與儉船，美國英國……歐洲，美洲，非洲，澳洲，……大西洋，太平洋，……但當我第一次從上海儉車時，還沒有到在車上，便吃了人家一頓老拳，

歐洲，美洲嗎……？只有立在碼頭上望着那波浪的大怪物，直到他消失在天空和水面接觸的那條線上，或是煙似的曉霧裏吧！

武俠影片上的事蹟是真的嗎？流浪的生活是寫意嗎？只有天知道，一個人活存在世上並不是自由的，那無形的枷鎖，已經勝過獄中的鐵窗手鐐……

這時候我不知道一個的消息，也就沒有一個人敢斷定我還在會出氣，會行走。無形的鞭子，打急了我思家的心，家裏有爸爸，有新的媽媽，親戚，朋友，每天的兩頓飯不會發生問題吧！惟有家，才能安慰一顆風霜裏漂流者的心，那裏是溫暖的，親近的。外面是寒冷的，陌生的。那個離鄉背景的人不是如此，『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他們叨唸這個句子，是多麼切望着看那矮

烟肉裏冒出嫵媚的炊烟直拖進雲裏的情景呀！

這些話在我腦中翻轉着，是滴甜密的汁兒，結果，決定了，惟有家鄉能安慰一顆破碎的心呀！

四、

可是，破碎的心又受了鎊水壓榨，像是堅硬的冰經過鎊水機以後，變成更細的粉片，售賣者，請你在上面再加兩滴血色的甜汁吧！

先父逝世了。

新媽，不，已經是舊在林家的

(林幸的家)的媽媽了。

「……我早以為你死了呢？怎麼？你爸爸沒有把你帶走嗎？……嗜嗜，留着還顯什麼世，林家的靈總算都倒在你們的手裏……快快兒的滾，林家不要你這樣現眼的貨。北京上海，跟着騷×們私逃，哼，便宜你們沒有被警察老爺拿住，不然，那就是拐帶人口罪呀！老天爺

也不睜眼，這些浪貨會不叫他們遭報，偏偏死了王家九十三歲的大伯伯，成天念經拜佛，怎麼會活不到壹百歲……我真不會罵人，叫我說你什麼好……快……快……快……」

我本想把她弄死，給林家死去的人們報仇，她真算開了林家的新例，我們的祖上並沒有做什麼缺德的事呀！弄了這麼一個淫騷婦來蹂躪林家這張清白歷史的紙。但是，中學的同學李新你認識嗎？我們住在一個村子裏，他父親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年人，而且他也懂點現在青年的心理。李老伯把我叫在他家裏，告訴我不要有什麼意外的舉動，我的新媽正和鬍子頭快手李七打得很熱，恐怕我會吃虧的，又說了許多另外的開導的話，並且給了我一些路費，叫我離開這裏，再找新的出路。我的心

在緊急的跳着，熱淚含在眼眶裏，我緘默的捏住這些錢，上了這輛汽車……」

「……是，我也坐在這輛汽車裏。」

「這平凡的故事到這裏就算暫時告一段落，」他很堅決的又接住說。「這也就是平凡的人生……」

我像是從山崖上落在深潭裏。其他的乘客們，都怔怔的像是看着洋鬼子聊天。車窗外的枯樹茅屋，映成一幅幅淒涼的圖畫，在這些大物博的古國裏，象徵着頹喪，落伍，與破產。平凡的人生嗎？青年在這裏面還可以說是不平凡的人，只有在青年的頭上，才有着一點溫暖的陽光，「辛，我很同情你的故事，但是，青年總算帶來了青年的使命……」

「是，」他坦白的說。「我很感激你對我誠意的鼓勵與熱望，但是，我的故事希望你沒有一點同情，而我也更不願意你走進我的論調裏，都是青年，可是我們像是異於星球際的人，各走着自己的極端，事業是事業，思想是思想，只希望我們中間互相有一個模糊的影子便可以了……」

「……我像是被卡在他的話語中。」

五、

他用手理理零亂的頭髮，整整破舊的衣服，彷彿從此以後再不說一句話。

「先生，北京到了。」

「……」時間過的好快呀！彷彿生死之間僅隔一刹那。

我們經過緊緊的握過手以後，像是血液不再交流。他慢慢的往西走去，我不得不坐公共汽車叫他的矮小的影子在視線外消失——

結婚是戀愛的墳墓嗎

秦·沉·

親愛的妹妹：生活之鞭驅策着我離開兒時遊釣的故鄉以及養育我成人的第二個P城，來到這南方，我所接觸的盡是冷落的情懷，及生疏的面孔，我的生命力幾乎全被異鄉的氣氛消磨殆盡了，簡單的說一句，我無異置身于水洋當中。

妳老是說我沒有信給妳，妳真是不原諒妳的姊姊；我是很願意多寫信給妳的，無奈我的環境不允許我，每當我動筆的時候，亂七八糟的雜聲事，一齊來纏繞我，使我又不得不放下筆來，待事情做好，却又忘了寫信。即使不忘記，但是一個橫在心中的所要寫的東西，再也不肯湧到筆端，這樣，我便一天天挨下來，直到今日。

那正是暑假後幾天，我預備東裝回家，剛在我去買船票的路上，遇見從前和我們同級的高女士，我作夢，也想不到會在這兒遇見她，我幾乎疑心我所走的路不是現實。我告訴他我的際遇，和現在所取的方針，她約我在附近一個咖啡店裏喝了兩杯咖啡，好細細談談別後情形，她又問起妳，我一一都告訴了她，同樣我問她為什麼會到這裏來，她說自從她父親

死後，他哥哥便把她叫到這裏，一則她們可以在一處，二來她到這裏也可謀點事做做。她哥哥所任事的橡皮公司，正需職員，要我暫時留在這裏，她可以多一個朋友，在我一樣的是奔走麵包，因此就取消回家的意思，答應下來了。

第二天，她跑來告訴我住的地方，她說橡皮公司內他哥哥已去說妥，即日就可以進去辦公，她又要我遷到她家去住，這樣，我也想確實是有益，至少可以免去孤獨而單調的生活了，于是我便搬了進去。

妹妹，現在我應該告訴妳一些她哥哥的家庭，她哥哥是個很直爽的人，她們的房子是建築在海濱，並不很大，可是也够用。

她和她哥哥都很喜歡游泳，妳是知道的，她的哥哥非常精于此技，因此我們常常的一同作海水浴，妹妹，我告訴妳，海水浴的趣味，決非北方人所能享受的，當妳用了一天腦子覺得很疲乏的時候，妳換件輕便的浴衣，隨着碧波上下，或是懶躺在柔如輕絮的沙灘上，陣陣的海水，不斷的吻着你的身體，妳的疲乏便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更在炎暑的晚上，我們有時趁着明月當空，

在平靜得像一面大鏡的海上，駕着一葉扁舟，隨吹風梳着我們的頭髮，或開一輛小汽車，經過兩旁植滿了棕樹的路上，輕快的向平坦的大道馳去。

這樣，那個能禁止我和她哥哥文不走戀愛之途呢！

真的，妹妹，一個人在四處都覺得不舒服的時候，這種心情的創傷，只有用戀愛來彌補它，何況在我們的小天地中，我只覺得太陽的燦爛，微風的溫和呢？他是這樣的體貼我，撫慰我，偶然我有些不高興的時候，總是他想出種種方法來為我解悶和寬慰，因此，漸漸使我忘記了我的家鄉，我竟至覺着唯他所在的地方是有陽光的，是有玫瑰的，此外，無論那一部分的世界，都是黑暗和恐怖。

從前，亦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句話我從來不相信，我以為沒有達到靈肉一致的戀愛，不是真的戀愛，我相信兩個靈魂和肉體的結合，以致泯滅，才是最高的戀境，在這最高的戀境中，發生出人類的光榮，愉快，歡樂，和向上的種種情感，結婚就是為了這假目的。于是，我也就很快的和他結婚了。

但：妹妹，我現在才覺悟，結婚是最後一朵玫瑰的開放，過了這個時期，嬌妍的花容，就要日趨憔悴了。

在我未結婚以前，我們抱着無限希望想去開拓新生命——至少我是有這樣的抱負，我們幻想着前途燦爛的星光，我們虛構着當頭美滿的明月，我們總以為如此錦繡的世界，將盡我們去優遊創造，但是現實呵！我們竟一同建築了一座深幻的墳墓把我們往時的戀愛，盡量的埋在這墓中。

也許因為我的理想太高了，我是立意想作一個新女子的，但我現在才知道，在社會根本未曾革新以前，你不能依照你所規定的理想去實行的，而我就是這樣的一個犧牲者。

我想完成我們互吻的責任，我們結婚後仍舊到學校去担任功課，可是不久以後，我再也不能去了，家中雜物是這樣忙，社會上的交際又要應酬，而且我又有了身孕了。

有一次，我從公司回來後，想寫一篇文章投到報館去，藉此弄些稿費來，剛在我拿起筆動手要寫的時候，他跑進來，強要拉我同去划船，我告訴他我要寫一篇文章不能陪他同去划，他顯着非常不高興的樣子，我想盡了種種方法給他解釋，結果還是無效，他對我說：

「妳從前不是說爲了我的緣故什麼事情

都有犧牲麼？爲什麼今天這樣小小的一個要求，妳不答應呢？妳是愛我的呀！妳是以生命來愛我的呀！你的愛情……」

說後，他竟哭起來了。

妹妹：妳想，這叫我有什麼法子呢。

終於，我隨了他的要求。

但是！妹妹，妳可以很明白的料到，雖然天色像我們未結婚以前一樣的蔚藍，海水一樣的翠碧，划子一樣的輕便，但我們永遠追尋不着已往的坦白的心情，他默然，我也默然，我想他心中定然悔此一行，果然划了不久，他提議要回家去了。

我們頹然的回到家裏，出我意料之外的，他向我哭訴着剛才他所不應作的事，他要求我原諒他，他說我要寫文章，無非也爲增加我們的進款起見，他竟這樣的挖苦我。

我想，我們恢復舊時愛情的機會來了，我緊緊的靠近他坐下，用輕柔的言論安慰他，叫他不必再以此爲慮，我們彼此留着酸苦而甜蜜的淚，我們心中都懷着往時純潔天真的戀情，直到我們都不期然的走入夢境。

可是，不幸的很，第二天爲了一件小

事情悲淒的景像又深深的留在我們心中了。

X X X X

現在，妹妹，我已變成了一個遲疑嬰孩的母親，我告訴你，爲了他的緣故，我把我的理想消滅了，我只能作個嬰孩的母親，和丈夫的妻子，我再不能作一個理想中出色的「人」了。

妹妹，請你原諒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孩子不斷的攪擾我，因此我的字跡非常潦草，而且有幾處措辭恐怕也不善妥，這種文字上的修飾我不能顧及了，我寫這封信無非要使妳知道我最近的生活。我用不着告訴你天天的情形，我只要告訴妳一天的生活，就够妳推想到其餘的了。

在我未辭公司事務以前，我們有個老媽子，幫着我們料理家務，如今我一辭職，進款上忽然發生變化，那是無待言喻的，因爲增加了一個小東西的結果，支項又要加添，他還是只有那些月俸，這樣我們還有再用老媽子的餘地？

妹妹，你想想，一方面減少一個助手，一方面又增加一個添忙的人，我的勞苦是怎樣？老媽子在時，有的事情仍要我

自己動手，但總可以推托一下，現在，却什麼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動手了。

我是每天六點鐘就要起床的，在夏天，倒沒有什麼要緊，冬天真是難過呢！可是便桶不得不在這時倒，有時我真想再睡一刻，但是也不由得不硬着頭皮起來。

便桶倒後就要燒洗面水，燒早飯，服侍他起來，給他先吃早飯後，自己才胡亂的划幾碗，幸而我的頭髮剪去了，否則梳頭又要費去好多時光，可是這樣也盡够我忙了，妳看，地是要掃的，桌子是要抹的，我又天生有潔癖，隔一天或二天要拖一次地板，這時孩子叫着要吃奶了，趕緊放下事情跑到床前，把他抱起來，給他一頓飽奶後，藉着他去買小菜。

小菜場離我家雖不是很遠，可是帶了個孩子究竟是不方便，放在家裏我又不放心，沒法子，天天只好這樣帶着來又帶回去。

假如是一隻牛，牠工作了幾小時，也會有休息時間的，而我呢！請妳想想，這樣作好了又要去作那樣，永遠不會有休息的時間，從菜場回來後，即刻就要燒

起飯來，好預備他回來用中飯，妹妹，燒飯的滋味大概妳還不會嘗着，冬天暖烘烘的還好過，要是夏天，哼！簡直是落地獄，一間小得只能轉身的廚房，窗門一開，猛烈的陽光，便會直射到妳的身上，下面活潑赤紅的火舌，不斷的向外面噴出來，額上和背上的汗珠，就好像炸油似的榨到皮膚外面，這種難過的情形，實在形容不出來。

中飯吃過後，似乎沒有什麼事情作了，可是，沒有這樣適意，孩子每天換下來的尿布是要洗的，他的襯衣和我自己的襯衣也不得不洗，洗衣服，于是又是一個難關，長時間的俯下，腰部酸痛異常，兩手又因多磨的緣故皮膚覺得焦熱得難過，這種苦處，只有身嘗者是知道的。

想省幾個買命錢，現在他和我的衣服都是自己縫的，這種工作比較輕便些，但我沒有多大功夫，往往一件衣服要七八日才能作成，有時縫了沒有幾針，看着天色快晚了，就須放下它去燒飯。妹妹，現在我要告訴妳關於他的情形了我這樣刻苦的為他們，雖然很得着他的同情，但有時在他不高興的當兒，我還

須想法子去安慰他，我倆們間，表面上似乎不曾鬧過口角，然而事實上是很顯明的，我們甜密的戀愛，早已去得迢迢了，留在我們目前的，只是破碎了的殘象。

妳寄來的幾本書，說起來就慚愧，我還沒有去翻閱一次，妳替我想想，像這樣的人還有功夫研究學問嗎？妳叫我努力寫作，在某一時期我的確也有這種心，但老實說，我寫這封信已用了好幾個晚上，我那有功夫再去寫別的文章。這樣，我們的黃金時代，永遠不復留戀我們了，雖然，我時常想彌補我們破碎了的舊夢，但是時間已去久了，天國是常在不在即不離中！

唉，我不願再寫下去了，這可怕前途啊！

妹妹，近三年來我的生活便是這樣，我們在家時，時常談起，結婚是苦惱的，果真了，結婚真是戀愛的墳墓啊！

妹妹，妳還是一塊未琢過的玉，什麼樣子，都隨妳自己去琢磨，妳要細心的觀察世事，妳要勇敢的努力前途。

我能勉勵妳的，只有這一點，祝妳安好。

你的姊姊

一個孩子的供狀

—源原—

××：

你像個孩子，我雖然比你大一歲，也是個孩子。

午夜：躺在床上閉了眼睛，可是，我摸不到睡神的懷，一團事堆在腦子里，來回的翻身轉側，睜開眼睛，是無邊沿的漆黑，幾隻影子突然晃過，雖然默數着一二三四五；盡力的使腦子清淨，可是，半天，還只好滾起來。找到路燈，借着微弱的光亮（這事舍監本來是不準許的），偷偷開始給你寫這封你意料外的信，兩邊吹來的夜風很涼，還有蚊子從我披

的被單縫里鑽進去，狠命的咬着脖子，大腿和後脊樑，但，痛苦從內心壓出一陣頑強的興奮，今天寫不完，明天還要接着寫，要把一顆純真的

心靈，從今以後揭穿給人們看，不過，這封信你也會看不到，就是看得到也要在兩三個月以後，等你明白了我，所有的朋友了解了我時候，說不定那時我已經會怎樣了。

我看過許多書，書幾乎把我弄成了一個疯子，像盧騷懺悔錄，少年維特的煩惱等，其中都有許多類似我內心的故事，是癡情的，是煩惱的，是痛苦的，也是快樂的，甚至是畏懼而又大胆的，不過，我很喜歡他們後來的坦白，在這似乎很相當的時

候，便鑄定了我各方面決心，也許是錯誤的，卑賤的，然而，一切我都棄之勿外，只要我想說，要說，決定說的便說出來，起初一些你或許實在沒有料到，我不說也許比說出來還好，但，現在我不顧及，因為自己曾有過這不高貴的思想，今天認為應當表白的，就要表白一下，不然，將來或會在胸中永遠結成一個痛苦的結。就是不，我也不必再多想。本來，自己是個不會用嘴說話的孩子，雖然在校中或是其他一些非常熟習的朋友之間平常能濤濤不絕的閒聊天，辯論，或者拿出一點小架子來指示人，其實自己知道是不怎樣聰明的，別人稱我聰明善辯，暗地裏內心實在慚愧，有時自己一時很自信，等事情弄糟了，心裏便塞滿了難過，記得幾年前在家中的時候，因為父親是

個性弱的人，也很可說是個老實的人，所以，有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時常來敲詐他血汗賺來的錢，這次因為他們又找到一點理由來向他索一筆很大的款，他為怕鬧事便答應了人家，預定在某一天過這筆款，當時我見到，一方面為可憐父親，一方面為出這一口悶死人的氣，給他們看看雖然我是個十幾歲的小孩子，也會看出社會上的黑暗，也會拿出一點力量來打抱不平，但是，自己知道自己不會說話，於是，便在深夜別人都睡了的時侯伏在桌上打一篇像演說的罵人的稿子，寫得相當婉轉，竟有萬字來長，預備當場痛罵一頓，顯示一下老實的父親會有不好欺負的兒子，寫完便開始一遍遍的默讀，背誦，實在像要臨一個大的演說比賽會，不時鼓舞着自己，拿出勇氣來，拿出

勇氣來，有什麼可怕的，什麼值得我們怕，都是人，怎好就受別人的欺服？等到了那一天，他們都很和藹的談着，自己背着手，咬着下嘴唇在旁邊來回的走，等待着，一個插嘴的機會，甚至想在說翻了時，動手和他們打，然而，他們都始終平和的談着，直到這些人去了，自己眼巴巴的看着他們的背影，結果一句話也沒有說，後來，看到父親可憐的面容，自己又痛恨自己沒有勇敢，爲什麼這事還要等機會呢？竟弄得好幾天心裏不合適。現在想起來，真覺得是笑話。也許今天那篇稿子還壓在書堆裏沒有丟。所以，便證明了自己的沒能力，更是在說話上。尤其對於你，也許是因爲內心有一種不光明的愛的關係，愈發把話都埋在心裏不敢說出來，就是在我的而和你認識的朋友之

間，我的話也無形中減少了，彷彿是畏懼而又不是畏懼的阻攔，故此你和他們都知道我是個沈默的孩子。到你家裏去，見面只是一個點頭和微笑，然後就是默默的坐着，就是說話也不過點點數語。故此，你們都說：「這孩子念書念的默了，」雖然我承認「沈默是黃金」，但在你們嘻笑之中我怎願意一語不發呢？有時候我到也是喜歡默默地仔細地觀察別人的動作，以做爲我小說的題材，不過這不是我沈默的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暗暗的愛上了你，一片愛的火燄鎖住了喉頭。

這愛也許不太正當，因爲我在別的朋友面前並不是完全這樣，最明顯的是對你姊姊，她雖然和我年齡一樣，只是在生日上比我大一些，但我叫着姊姊，以及說什麼話，都是比較大方的多，我並不是不愛她，只是那愛和親姊弟真摯的友誼的愛沒有一絲差別，這愛是光明的，正大的（當然對你的愛在我內心並不見得是卑微的，然而，這是兩方面的事，）可以放在桌面上的，和愛我其他男朋友一樣。所以一切來的都比較爽快的多。

你沒聽見我向你說過：「我愛你，」的話，我也沒有說過：「我愛你，」的話，然而，暗地裏我早已愛了你。已曾深深的愛了你。不過，我敢說這愛在另一方面是純潔，極其純潔的，記得我們初次相會，我只知道你是我好朋友的一個小妹妹，還有你的姊姊，我對你們的思想滿可以說一塵不染，有一次，我們十來個孩子在公園玩兒完了往家裏走，中途上有幾個孩子都分首了，你，還有你的姊姊和另外一個姊姊，那個我的好朋友囑我伴你們三個回家，你和姊姊和我三個人有自行車，另外的一個姊姊要坐洋車，然而，你獨自一個先跑回了家，我伴着你的姊姊，洋車因爲走得很慢，所以落在後面。突然一陣黃色的大風，颳來了西方的烏雲，不到一分鐘，立刻接着便是驚天動地的傾盆大雨，於是，我倆和洋車裏的那位便分散了，因爲雨下的太大，可以說幾年來所罕見的，於是，你姊姊說：「我們先避一會吧，」這大概是我倆頭一次說話，我答說：「好吧，」便是一家舖子的櫃台外，因爲是東房，雨竟澆到櫃台上，無法，便把車放在外面進到櫃台裏，時已傍晚，天又陰得很黑，所以電燈都已經着了，但是突然一陣更大的風，一個厲閃，緊接着一聲霹靂，電燈便完全熄滅，於是，我們望望其

餘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他們都有捷大很野蠻的身軀，我看看你姊姊驚懼面孔，不知道心頭上是一種什麼滋味，我走到屋外望望四外的天。路上的積水已經沒過膝頭，有幾輛支着雨棚的洋車走過，水已經到了車軸。我們猜想那輛裏坐着是那另外的姊姊，似乎是聽到了許多可怕的故事，眸子裏泛着藍色的光亮。我到外面探望幾次，回來姊姊問：「小點嗎？」這時風已不颯了，雨還在像玻璃絲一樣密密的落着，直後，稍微小一些，姊姊便說：「咱們走吧。」於是，推了車子，剛一出門，一道閃光照藍了世界，立刻，一個大霹靂雷追隨下來，姊姊嚇得便撒手了車去堵耳朵，我便替她接住了車子，一種純潔的憐憫的愛便被霹靂攻到我的胸間，後來，我倆在沒了半輪的水

裏便往回跑，我把姊姊送到你門口，便自己走回我的家去。

這也許是後來我和你們漸漸接近開始的原因，純潔友誼愛情的基礎（不過我當時並沒想到），但，我內心對於你另一方面的愛這時候還沒有萌芽。（這愛雖然是光明的，也是我現在認為不應當有的）。

後來，我們幾個便常在一起玩，由我的朋友哥哥領着我們，幾個公園，幾個球社影院等，幾乎每天有我們的足跡，到處有我們笑聲，於是，我便開始認識了你的微笑，熟習了你的話聲——雖然我倆沒有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有時也會巧妙的尋到短時間傳達我倆美麗的靈魂，尤其你那可愛的靈魂，當乒乓球從台子上越過欄桿飄在水面上時，我倆伏在欄桿上笑，幾乎笑跑了蔚藍天

空裏的幾朵白雲，該使我覺得人生是多麼快樂有趣呀。這些也許你還記得，不過你也是不是如此感覺，我便無從知道了。

這一年，這暑假中最末的一個月，整個的都溶在柔溫裏，光明充盈了心胸，在我和一個朋友每天早晨背着畫箱子，提着畫架子到幾個公園或是其他地方寫生去的時候，我看每一個景物，都覺得佈滿了美麗，每當我把筆尖往雪白的紙面着色的時候，幾乎就見不到一絲藍色，是燦爛的光鋪蓋了整個的世界，那個我的朋友哥哥畫得很好常常指我一些輪廓，線條，着色。他說：「把遠景畫得更淡一些。」雖然我知道這話是對的，但，彷彿怕模糊了甚至跑掉了遠方的綺景，而把顏色又加深了些使得畫面上有時候不調和。我常在你家吃飯，記得頭一

次似乎還很害羞，你雖然長得並不怎漂亮（當然我更不是一是漂緞的孩子），而有一顆美麗的靈魂，差不多每次吃飯你喚我時都有一個有意無意的顧盼，這些都含着內在的美，來鎔坦我的心身。

尤其可愛的還有你的小妹，她彷彿是我倆愛情的媒介，為我們而生的活潑的小天使，時常在話語中或是動作上她把我倆拉到一起，我倆大概都胆怯而又不好意思的喜歡着。

記得有一次，我獨自伏在南屋的小桌上呆着，是因為吃飯她去喚我，我聽見了她的喚聲而沒有答應，於是她搖動我的頭說：「X X哥，吃飯啦，怎麼？你想X X姊啦……」這真有一種不好意思的喜樂在跳奔，更使人不好意思而快活的，便是在飯桌上同着你父母和其他的人說：「剛才我去叫X X哥吃

飯，他爬在桌子上不動，大概是想××姊了……」於是大家又都笑起來。

不過月不常圓，花不常開，這些好日子匆匆的過去了，學校開了學。我便戀戀的離開了這可愛的城市，踏進了凄苦生活之途這些你沒有忘記吧？

高的垣墻，暗濕的地，凄苦的生活裏，更使我回戀着往日溫暖，愛的溫存。

你雖然似乎很正直，但，我曾受到了你給我不少的慫慂，也許女孩子都會如此可人的做，可是，你這樣又給我多少快樂後的苦頭呢？在生硬的床上憶到那些美麗的日子，會忘却北風的寒冷，把被子蒙着頭，想到一堆堆綺麗的故事，有時夢到了你，在愜麗的畫面上我倆不怕痛苦的快樂的奔向光亮的園地，這是多麼可祝福呀？但是，醒來又怎樣失望的

把淚默默的落在枕頭上？聽着同伴們甜蜜的酣聲，自己只有望着漆黑，摸弄着冰硬的被邊。

這是癡情的單戀，你在遠地是不是也如此的想念我，便不敢說一定了。

因為不敢說一定，所以我說這是無味的（就是敢說一定，在另一方面也感覺是無味的）。所謂之無味，並不是愛情無味，而是在一個人的遐想，在愛情沒有表明以前，這些自私的思想是不該有的，尤其是一個孩子，似乎對於他沒有什麼利益。固然，在某一方面知道你已經在愛着我，更是從伯父母的口中表明了不意思，不然，一個男孩子總到女孩子家去也不像話，又不是同學，又不是親戚。記得很有幾次，而且，在我初次到你家時，伯母便問我定婚沒有。後來又會鬧過一回，

弄得天翻地覆，也就更顯明了，後來，又有一次我到你家中，你和姊姊都沒有在，小妹妹要快樂的報告我一件新聞說：「××哥，××姊有一個男朋友，不是，是同學，他……」伯父便叫她住口。這許多我已經記不清楚了。

話，也許說得太散漫，或是有些離得主要的意思遠點，現在扯回來，再說說我寫這封信的動機。

第一因為我已經又長大了些，對於世態利害又明白了些，從前愛在我是個神秘的夢，時常會因為引誘而有一些不當行為，弄得精神身體都衰弱了，失望的影子總纏繞在四週，這該是個將來可怕的預兆，本來，這個年齡是以後各方面的基礎，要拋開自私自利，（就是爲了自私自利也好）正應當一心努力向上，何況近來又受到一

次重大的打擊，從前，每一次打擊都賜與我一些頹喪，如今，打擊是我一個決心的強心針，在人生中都碰到很多釘子，有了釘子碰，才有各方面的新發現，所以我要表白自己，解剖自己，我認爲一個人肯說實話並不是件難看的事，你大概也許這樣承認，更是一個孩子。也許你和其他的人不會怪我多想，而能誠懇的原諒我。第二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尤其是最近，我整個的是個苦澀的微笑，人事方面，經濟方面，都對我用高壓的手段在我剛認識你的當兒，父母曾要給我定婚，當然我不會承認，我會說：「定婚還沒有到年齡，還沒有到有能力的時候，而且，我是需要一個能共甘苦而有能力幫忙我的，因爲我不能違導定規的男人養活着女人，我還要把餘下來的能力與時間去做另

外應當做的事，」這樣父母的意見才算打消了些，自由戀愛到無所謂，然而也並不是不願意自由戀愛，只是得爲自己前途的職業與事業着想。

在經濟方面現在是相當困難，但我並不以爲這是上進的阻力；在父親的『不爲兒孫做馬牛』的口號之下，我知道不會承繼什麼遺產，而且我更打算在我有能力生活的時候，連父母買來的一個茶碗都不要，男兒漢能享能挨，而要實現這打破環境的主義，也是我寫這封信的一點理由。

第三是關於你的身體，並不是你德智貌的不完善，不然，我也不會愛你，而是關於你前途的問題，（當然，這話未免有點站在不純粹情人的立場上），你不要誤會我是多想，真的我也許會牽累了你，等將來我們各方面

都已發展成熟的時候，再談什麼也不晚，可是，也不是你牽累了我的確有時許多勇氣是你的贈品，沒有你，或許有很多事情不能成功。所以在這裏我還要向你忠誠道謝的。

再說，就是寫這封信的目的。

本來，自從我的一個好朋友也就是你們的好朋友遠離這裏，和我又回到這裏，已經很長的一段日子了，這些日子中，當我痛苦的時候，便向你去找安慰（這安慰終竟不是太明顯的），回來便會很快樂，有時也因了一點小誤會而痛苦起來，但快樂永遠是比痛苦多的，更是痛苦裏的快樂，愈使我發生莫大的興趣。

我們常在一起玩，尤其更有些使我們在一起比較痛快玩的機會，本來這應當使愛情更能突飛猛進，然而，

在這時期中，我仔細的觀察出了利與害，好與壞，和更高一層真正純潔的愛，那愛是明碩落的，偉大正義的，有利無弊的，能給我們勇氣，能給我們力量，你想想看，這方勢應當怎樣轉變呢？

當我們坐在游船上散佈着歡笑的種子，我看到了月亮，固然月亮裏沒有了所謂梭四兒樹的影子會減去不少的美麗，但是，裏面假若沒有影子是不是更明亮呢，於是，也就聯想到太陽，聯想到自己。聯想到我們的將來。所以，我深夜騎在床上又想，人生要活成一個什麼樣子？

這問題一定有人在盡心盡力的研究着，可是，更有些人胡裏胡塗的過着，所謂之愛情，是上帝把人生趣味化一下，省得平板的活着沒有意思，而把活着當一種勉強的

事，假若人沒有靈魂，使什麼都好辦了：人既然稱爲萬物之靈，就得有異於萬物的地方，不然，也就是一條變形的狗。一塊變態的石頭。所以，我們應當把我們的靈拿出來，也不辜負上帝造人的好意。

這些話也許說得高超一點，實際上，並不這樣，但是，我們是一個旁觀者嗎？故此說我們應當銜衡一下去做，結果的好與壞那是另一個問題。

再轉到愛情上來說吧？尤其是自己（也許還有你及更多數的青年）現在的時期，應當從那一方面的愛情轉到真純友誼的愛和你之間，更是爲顧及到將來，（也許是我們的將來沒有什麼出息，）這也就是我寫這封信的主要意思，所以，我希望我們之間應當更親密一些。

好，無事無非發了這麼一大頓勞騷，請你不要誤會，請你原諒我的想象實行與痛苦，我愛你，愛你們，永遠愛着你們——

祝樂

春影

○蘇承武○

一種從森林中出來有活氣潮溼的氣息，在大地上已鋪滿了初春的嫩綠，春風已惹人注意；太溫暖融融，細嫩的柳條上，不知從甚麼地方送來了一些清潤的香氣與嫩黃色，就如亭亭舞女的裙，層層綠油油的葉子，定睛去看，中間尚點綴着些曲曲折折的挑花，粉紅，純白的顏色，由其邊尚參夾着軟細的綠柳條，好輕呀！輕飄飄的風將嫩枝的下梢一順的托起，姿勢整齊而好看，默默之間，又一齊垂下來了，彷彿是少女們梳齊的頭髮。四處尚有小鳥歌唱，同在一株樹上囀着兩隻白鴿，一匹孤獨的斑鳩，時時掉換牠的地方，在唱牠單調的聲音。遠遠在一個磨房的水池後面，羣鴉的噪雜聲，可比有木軸的一羣車輪的軋輾。悠然璀璨的輕風，在不時的傳動着，厚密而沈重如像一懶惰的巨鳥一樣，在空中流逝，如好像要設法逃避這動人熱烈的春光似的。這春光充滿了色彩的愉快，秀麗是那些

冬天暴風預兆的仇敵。上面天空愈見清澈光明，朝日莊嚴地，美麗地從那金紫色的水波上上升起。在這初春裏，溫度雖微，光彩却更見燦爛眩目，愈起愈高，漸入澄澈如洗的碧空了。

在那日的微雨飛行於柳樹中間，橫着一窪清靜的小溪，不知由誰斟滿了的蔚藍碧清的水面，幾與岸道相平，密閃閃的縐紋好美麗呀！彷彿固定了的，看不出波波推移的痕跡。真靜極了，纖腰束素，遷延顧步的徘徊來一媿女，柳條的倒影與綫條的情影，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岸灘紛紛推移的痕跡；亂紛紛的披著綠草，小溪中水和泥土的氣息發散開來，使人一嗅到，便想起這是春天特有的氣息，溫柔的陽光籠罩在溪上，更使每一塊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生活的歡樂。

空中浮泛著大地上清爽的氣味，夾雜着松樹的馨香。差不多這時路邊所遇見的

一種潛伏着的溫存，在步趨裏，攜帶着一種較為柔軟的嬌媚。那一時的春影，又如大病後的；痊愈起來後的孩子歡欣的眼睛一樣。每一株樹都很貪婪地伸展着赤裸的枝幹，以捉捕着碧綠的空氣。而在人們的腦上，也彷彿都印着同一的思想，就是要陶醉在春的懷抱裏，盡量的吻牠……這是每一個人所能感覺到的，然而竟在自我的心中，充塞了許多的騷動。一些跟着含羞的春天窺進窗兒裏來的氣息，用着三月的艷陽的燦朗的眼睛，初時是恬靜的而具柔和的，但是一天天地變為更加大胆而且更加暖和起來了。牝貓在屋頂在閣中嗚叫着。春之華聲透過了牆壁——就在此時那些教堂的鐘發出來的聲音，也沒有像在冬天發出的那麼清曉。

在這初春的當兒，一個工廠的門口，都是被失業的沒錢的工人佔領着；他們每天清早真是幾千幾千的來，為生存之競爭而相互作戰。說起來，船塢裏做工的生活真是難堪，天還未亮之先，一羣工人早已闖進來了。他們都用籃子和葫蘆帶着飯。但是他們那一副貧弱而且卑鄙的外貌，有一副窺探而慌忙的樣子，使

人想到老鼠。他們沉寂地鑽到船的龍骨底下，鑽進船底，鑽到所有的窟窿，去縫，釘，修理。但是一刻的修理中後，你便可見到他們所穿著的紅色汗衫，領處開着，能視見他那強有力的喉嚨與多毛的胸膛，如一個鐵砧一樣的堅硬。一叢的灰白頭髮覆蓋着他的前額，額的下面就是大而黑的溫熱的眼。他的袖子捲到肘上，當手拿著斧子的時候，他的手臂的血管都顯露出來了。

如你漫步於一條溪旁的岸上，柳絲的底下，一順着經過的是華麗的車輛，馬拖着的輪子，着地絲毫沒有聲息，滑一般的過去，白銅的輪輻耀人眼睛，烏漆的車箱光亮到可以代鏡子，鉅大的玻璃。

明呀！呀到說不出，人拖着的，一樣的輕快非常潔白的坐褥，花紋的車毯，玩具似的手掀的喇叭，色色都是精美不過的，還有仗機器力鼓動着的，彷彿神異的巨獸，極滑的身軀。圓睜的眼睛，滾一段的飛奔而來，小了，小了，不見了，却可還穩穩聽得他的奇怪吼叫。那些車輛裏面，坐着滿心裝着快樂的人，快樂也有分量的，所以拖車的馬出了汗。拖車的人氣喘了。運車的機器也運出軋軋疲倦的聲音了，但是在坐的人只顧懷着他們美滿的幸福，他們將笑容散放於四圍，歡愉的眼光看看柳絲，恬靜的沉思對着溪水，又時時仰鼻吸氣，賞嘗芳春的滋味，於是其中肥胖的先

生們，腰肉寬弛而抖動的，老太太們眼睛疊縮，乾澀無齒的嘴大張了，年輕們女郎怕舞動，歌聲徐發了，小兒們跳躍不歇，張臂欲下，此時拖車的馬出汗愈多，拖車的人氣喘愈急，運車軋軋的聲音也愈疲倦。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溪水轉折處，正是一所花園，嫵娜的風姐兒來了，含蓄羞放的花兒醒了：還是那初醒而帶着些倦意的姿態，她那日芳的新發氣息，她小伴鳥們的底唱，都是以招引他們的縱影，況且他們是滿心裝着快愉的，知道他那裏是快樂銀行，自然都和她玩了，猶如每一滴水總喜歡歸到海裏去的一樣。

冬夜

「叮噠！叮噠！」

一輛嶄新的洋車飛近來又遠去。
裏面載着一個入睡的人，正夢着溫甜的家中的臥床，晚歸的人真倦了！
但他是來自何方？歸向……
車輻的影子模糊了！
一片灰色的比路燈精神的光在閃動。

簡直是「冷」的祭典啊！

照過路旁，
積雪的生命的花一現。
多冥然喲！

誰知牠明天就要溶成泥漿？
強的燈光早移動了個多長的距離，
別處的積雪又成了玄幻的晶宮，那！一亮！
飄蕩的幽靈，他能鑽進晶宮去享受其中的天地。
追隨着一個難久的美夢。
裏面儘是燦爛輝煌。
四周都嵌着晶瑩的寶石喲！
大的，小的，……奔馬勒不住纏。

一陣風吹僵了每個角落。
像一顆殞星，沒入了天際，
多倏忽呀！只是一恍！
什麼事都在一時一刻中註定了！
僅有路燈兀自冷淡地照着。

你聽！那邊！黑暗中！
「叮噠！叮噠！」

—倫 伽—

善良的罪

佛蘭西古被著
訊 鴿女士譯

一個六月的黃昏，——你曉得，一個清朗寧靜的黃昏裏，黑夜好像永不會來臨，又有輕柔的燕子在藍寶石色的天空裏飛來飛去，——聖馬丹堂村裏的老烟商，老頭子火山，靠近他的舖子門口，坐在一條木板凳上，閒情逸致的吸烟。我說他吸烟，讓人誤解，我真應當說是他的烟袋被他吸：因為在老頭子火山和他的烟袋共同組織的很和美的家庭裏烟袋當然是個團體裏最重要的人，那麼我，要是敢這樣說，這烟袋就有主權，老頭子火山，是村裏所有的居民送他這樣綽號，因為他不住口地吸烟，被煙繚繞着，他是屬於他的煙袋的，他又是煙袋的謙遜的僕人，他爲他費了一千個愛惜小心時時刻刻地用袖子邊緣擦他，讓他發光，常常用一條鐵絲通煙袋管，並且，當煙袋不在他口裏嚼着的時候，就

放在他心窩的近旁，在內衣裏邊溫柔地倒在一根鞴筒裏，在我們此間看來，我們很相信他把煙袋看成一個秉有理性意志的活人一樣重要，老頭子火山。裝滿了一煙斗粗煙葉子以後，擦着了火柴以前，溫柔地，恭恭敬敬地向他的煙袋看了一眼，好像他求煙袋許可他燃着似的；那麼一定是煙袋用一種只有他自己看得見的示意，許可了他，看這老人吸頭一口的時候，臉上流露出感激快樂的表情，我們應該體察出來，他當時享受一種珍貴的恩惠，並且體察出，烟袋只是因爲很願他吸，才讓他吸。這個感情用事的吸煙人來到布麗聖馬丹堂村經營煙草專賣所，住了十年了，這煙草專賣所的東家是一個步兵營長的寡婦，住在巴黎，這個老頭子火山，實際是名叫馬松比耳，他靠着這筆小收入和

他的下級軍官的養老金，十分快樂地過生活，有許多餘暇，他都消磨在他可愛的煙袋上了，上他的狹窄的小舖裏來喝一點酒的這些人對於這個舊時軍人的粗糙而誠實的臉孔發生了友情，他對於那些愛聽戰爭故事的青年鄉人們叙說他那幾次的戰爭，索非利諾之戰，梅克翼歌之戰，巴黎城下之戰，叙說得並不長久，——因此母親們都很敬重他，因爲他不願意有許多醉漢在他的錫鐵的小櫃台前邊，又因爲他當他的主顧們太興奮的時候，就先對他們說：『今天晚上够了：伙計們！……你們去睡覺吧！』就在這種平靜而優美的六月夜晚，老頭子火山坐在他的門前吸烟的時候，望見浦利修道院長，胖胖的身子外邊套着教士的黑袍子；戴着羅馬式的帽子向後載着從村子裏的街頭走來，按着每天的習慣來買四個銅幣的鼻煙，這老練的吸煙者和這認真聞鼻煙的人中間，早就發生了同感：因爲這兩個人都是很正直的人，於是，這天晚上，修道院長在他新裝滿了的鼻煙壺裏捏了一撮鼻煙嗅了以後，就挨着老頭子火山坐在板凳上乘涼，開始閒談起來。

但是，這個煙草商人沉默寡言，修道院長對於土地的出產有興味，他試着談到櫻桃上面去，這一年的櫻桃是格外的好吃，他又試一試談談蕎麥，蕎麥的收成早透出豐饒的消息了，但是修道院長徒然的談下去；這個老兵只用單音字回答，他突然變成鬱鬱寡歡的人了，好像有一個教士在這兒，從他自己的心底喚起了一個舊時的憂慮。

他終於把他的煙袋從嘴裏抽出來，注視了一分鐘，像是徵求煙袋的意見，而後，大約是接受了煙袋的默許，驟然間轉向浦利修道院院長：

「院長」，他有一點侷促不安的說，「你看不見我望彌撒，望降福，但是你一點也不恨我，那麼你倒對了，因為你知道我在家裏是孤單一人，並且我不能在瞻禮的時候關上我的煙店……實在說，我有信心，並且等到我要是病重或是要覺着我快死去的那天，你不要驚慌，我要派人同着仁慈的上帝以及一切人去尋你……在動身以前，你要檢查檢查我，並且你要送我到天堂，在聖比耳（註一）之前，居第一號……這才合適呢……我沒有作過什麼不可饒恕的事，

你一定懷疑……然而，在我這一生中有個行為，當我回想起來的時候就讓我憂傷，噯！這行為讓我憂傷到極點，我常常想去見你，對你述說出來。」

「再沒有比這個更容易的了」教士回答，說，他聽到老頭子火山最末了這幾句話的聲調很嚴重吃了一驚，「我每個禮拜六，下午從五點到六點都在神功架子裏聽神功……（註二）」

但是煙草商人打斷他的話，說道：

「啊！這就是那個事！……情節非常複雜……所以有好多時候，我自己問自己：我犯的這樁事是最壞的事還是件更好的呢。……聽吧，院長！你們這些人，因為職務的關係，你們是埋藏秘密的墳墓……（註三）爲了有你的人對人的評議，我如果現在完全忠實地把這事告訴你，那麼這件事在我們彼此間立即消滅了，是不是？……」

「當然」，修道院長說，「就是在懺悔所外邊說，我也保守秘密，並且這種保守秘密能讓你安心……」

「好！成啦，……謝謝」，這個老實人喊道，「你這一回真幫我的忙啦。……」隨後他低聲說：

「啊！這故事很可怕……沒有關係，我又恢復了信任心，並且我有一種觀念，像是你將來可以寬恕仁厚地審判我，……總之，兩句話，就是那件事：我是過一個騙財的從犯，我殺過一個人……但是無論如何也相信我作得很好……你聽我說吧。」

修道院長下意識的一驚，本能地一直退到板凳的另一頭，但是老頭子，火山沒有注意到這些，他小心地弄空了他的煙斗又裝滿了煙，不慌不忙地燃着，幻想了幾秒鐘，注視着海色的天空，沒有燕子在海色的天空上掠過，却又有幾顆星顯出來，於是他靜靜地開始他的敘述：「先應當對你說，將近一八六八年的時候，在大戰以前，我已經是一個老兵了當了十四年的兵，我剛剛又入伍當兵，而得到獎金我是下級軍官，並且應該永遠當下級軍官，一定的，我連綴字都不會，我的軍人職業已經早規定了，還有一個退伍，於是我就有了我的養老金和勳章了，像這類的事都已實在經過了，舊時的軍隊滿都是老廢物們像我一樣，常常有老醉鬼，老糊塗們頑固酗酒。但是，一開火，各個奮勇當先……我

不願意說我們現在的孩子軍隊的壞處，然而，一實用起來，將來就應當明白了。」

「在帶着兩個肩章的退伍兵中間，照我從來不愛放鎗，我是一個不大愚蠢的，那麼，就有人在我這一隊，第一連第三隊，登記一個志願兵，是一個大家出身的青年，不能付軍官學校的食宿費，但是無論怎樣他也願意當兵，願意從最低級漸次升起，而得到肩章，這個新兵立時讓我喜歡，一個棕色頭髮的美男子，帶着赭色的鬍鬚，目光裏帶着一種雄勇的火焰對一切都謙和有禮，但是他的人品，含着一種不可言傳的威嚴，讓人說出：『你，你是一個領袖！』的話來，我先像教官一樣把一桿鎗放在他手裏，於是我教給他：『立正！』啦！十五天以後，他比我都強了，我對你說他是生就的軍人材料。天生就是個軍人，我很喜歡這個巴路易——巴路易是他的名字——我能够先用好言勸勉他，替他減輕初次當兵的苦惱，他在六個月以後當了連長，不久，又得他的金線袖章，可是我們也成了一對朋友，雖然他先是我的同級伙伴，但是我很明白他

無論怎樣也是我的上司了，但是他有慈悲的心懷，不讓我感覺出他是我的上司，對我正相反表的表示恭敬態度，在我舊時的品性上，常常記起他初到軍隊的時候我對於他的那一點的幫助，啊！真是正直的孩子！……你要注意，他一個孤兒，沒有財產，他在一個中學像一個免費生一樣上的學，他總共一切花費都在內，只是每月往一家老親戚拿二十個佛郎這有什麼？他是軍隊裏最嚴肅的下級軍官呢，他不是一個小銅錢的賬，但永遠是用一百個銅幣幫一個同伴這是一個最好的好人，你很明白……一個像我這樣的糊塗老頭子，遇見一個有這樣品性的朋友，還能作什麼比犧牲身體靈魂更好的事嗎？……之後，有一天，他同人決鬥打了別一個，軍官，打了很妙的一下子，這軍官是聖西耳地方的一個倒靈鬼，……我問巴路易為什麼；他告訴我，『沒有什麼，兒戲，』但是第二天我才曉得那個自作聰明的東西，失敗的聖西耳人，譏笑我叫操的時候說說音打囉囉，巴路易就因為我和他打起來……那麼，院長你明白，如果他那時願意，只有吹警笛讓我拚命

了。」

「以前，開戰的時候，我們是在衛森堡先出發的，這時我看見了巴路易開火，轟！高尙啊！冷靜的大胆，是最好的，只有一個形成V字形的繡紋在他的兩道眉毛當中，但是他一個老士卒一樣的結實，使着他的鎗像在演武場一樣，……這就是亂世才能判評一個人呢；然而當着退却的時候：完啦！不是我們這隊兵了，都丟了鎗支滑滅了，路易却在那兒百戰不懈地，立榜樣，……我已經猜對了，他是一個精兵，……在莎龍，我們重整旗鼓集合殘兵，推他做長官，這倒是公正的事：對你說我不再同他『你』『我』的稱呼的快樂吧，我同他叫『我的中尉！』幾天以後，我們在色當仍然大敗，可是我們是衛諾瓦團裏的兵，這一團兵都遣散了回到巴黎來，在巴黎正式的革命軍們並不多，凡百事都是我們這一羣一馬當先去辦理；在商比尼，我的腿上中了一粒子彈，巴路易他自己也受了兩處傷流着血，如果不是那勇敢的路易在鎗林雨彈之下把我挾在胳膊底下帶到後防醫院，我早被普魯士人擄去了……你想是不是。我愛戴這個人……以後，

和約訂好了，在聖龍谷他能夠來看我的時候，我正開始拄着一個拐杖走路，我看見他那兩個袖章和十字勳章的時候，嘿！我把上下階級付諸雲外了，我撲倒他的懷裏哭着，像一個傻蛋……中尉，佩勳章的！才二十五歲！現在，他真可以當上大佐，大將了，我那兒知道？……有一件難過的事，舉例說吧，我們再不能在一塊兒了，他被派到波爾多，因為他得了新品級，至於我呢，仍然留在聯隊，只有三年的兵役我就可以一定退伍了。」

「但是巴中尉並不是那種忘掉軍隊上老弟兄的人每兩個月我就接着他一封短信，很親密的，還付寄上一張小款匯票，是讓我買煙吸，買點好吃的東西的，於是我竭力好好地給他回信，我的確知道他喜歡看我那像老媽子寫的粗陋字體。」

「三年的時光過了，我退伍了，可是因為我的養老金那點佛郎是有點太少，我就想辦法，在靠近一維車站，拆貨公司裏找到一個看守拆貨場的職份，……一天下午，我正在收拾舊鐵片的時候，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轉過身來，看見我

的中尉穿着鬍鬚，站在我面前，頭上戴着大禮帽，但是永遠是個漂亮人物，穿着他那整齊扣着鈕子常紅緞綫頭的燕尾服。」

「啊！他和從前一樣吧，謙躬和靄，我們行相抱禮，他問我身體好不好，滿意不滿意，結果我問他：『我的中尉，愈知道我是頭一次見您穿便服嗎？』」他回答我說：『我的比耳，你再也看不見我穿別的服裝了。』「怎麼一回事？這是什麼意思？……我不當軍人了，我已經辭下軍職。」於是我不大吃了一驚，一個如此良善，一個如此優美的兵啊！竟扔掉武器，不去繼續升官，不去作高上的職業，無疑的，他這樣作，應當有真正的理由，但是，無論有什麼理由，這也是一件傷心的事啊！」

「在滿堆着破爛殘餘東西的拆貨場裏他一邊傍着我漫步微行，對講述他的事情，一個女人！……我早就猜着了，……他辭職就因為一個女人，他在杜鹿斯作邊防署軍官，我這位糊塗中尉瘋狂地愛上了一個私立中學教員的女兒，並且他們都住在同院，可是有一件！一個軍官証明了自己有一定的財產才能結婚，但是

這個可憐的人，什麼也沒有，只有未來的岳父，連三萬佛郎的頭一個銅幣都沒有，於是，他一賭氣辭了職，幸而他當時就在巴黎一個銀行家裏因為他的勳章找到了一個好位置，並且，他說，照直的說，他一點也不後悔，因為他同他的女人在一處很快樂快樂的像一個神仙，他的女人不久就要給他生一個小寶寶了，於是他來請我下星期日去他家裏同他們一同用午飯，他的家在巴地錫大厝，一個五層樓的最高的一層上。」

「我到時候就穿上我最體面的燕尾服，全身刷洗得極清潔像是要受長官的檢閱一樣，去上他家裏去，嘿，我一看見了巴太太，得啦！我才諒解我的中尉憑什麼那麼發狂的戀愛，一個金栗色頭髮的愛神，十分年少，那樣的爽快，那樣的可愛，眼睛充滿了仁慈光輝，真讓人迷醉，看他同她在一處很適意，我可以覺出來，他溫柔盡情地愛她，像愛一個孩子一樣啊！可愛的午餐！那位太太待我像待個老朋友一樣，證明出她的丈夫時常對她說起他的老同伴，這事讓我的心裏很快樂，席間有一種斯歐米酒，有人要自信喝了不醉，那就錯了，可是我左

一杯右一杯地祝未來嬰兒的健康，喝的倒不少，所以我走回一維車站的時候，已是走不穩了，並且，我一邊走一邊低地哼着小調，但是我雖然是醉動動地，却仍舊想着我的中尉和他那金栗頭髮的女人作成的一對佳偶，念念不忘，於是我盡量地祝他們快樂無窮！」

「他們早就快樂，並且十二份的快樂了。」

「不久，巴路易管理事務了，管理得非常好，所以兩年之後，經理把他當作一個同僚看待，於是我的中尉天天去到証券交易所並且他得了很多的錢，堆起來和他一樣的大，這也是家庭的僥倖，三年之中生了三個小孩子，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都很美麗！真是愛情的結晶！每個月第一個星期日——這是說好了的——我去他家裏吃午飯，因為旺運改變不了好心腸，丈夫妻子都不以他們的窮朋友為恥辱啊！他們不住五層樓了，却住在侯絲蔓大街，第一層樓最講究的房裏，吃飯時有一個白領巾的僕人侍候着，我爲了我的朋友的光榮，大大方方的賭牌，賭下去什麼也不說；但是無論怎樣，我仍然帶着我原來的樣子，不對

嗎？一個平常人的樣子，一個窮鬼的樣子，嘿！院長，我在巴家永遠被我的中尉的懇摯的握手，他那美麗的太太的微笑所歡迎，並且孩子們立刻都來親吻我，像這樣的闊人們你去找找吧，少啊！」

「平平安安的一直到了一八八〇年冬天，我有許多次想到巴路易現在是闊綽了，我心裏想他當然有了一種傲慢的觀念，鄙視軍人的職業捨了他的軍人官銜，但是十二月頭一個星期日，我在他家裏吃着午飯，發現他神不屬舍，憂思深慮，並且時時地，又犯了舊時的習慣，當他有愁事的時候，就把他長長的豬色鬍子尖放在牙齒中間輕輕地咬着。」

「我往家裏走着想：他怎麼啦？他的孩子們長大了，並且很健康，他總是用度蜜月時候的眼光注視他的女人；只要他的事情沒有出什麼變故；可是，一有了這萬惡的金錢，我們永遠不知道準發生什麼事。」

「於是，這一夜，我沒睡好；可見真正的友情，就是一種晴雨計；第二天一整天我總是忐忑不安，像是有一個不幸的

預兆；晚上十點鐘左右，我在臨睡以前，燃上燈在我的拆貨場裏開始巡邏，和往常一樣，氣候又泥濘又潮濕，在天上沒有一顆星，突然間，這時有人在柵欄外邊按門鈴，嚇了我一跳，這是誰能這應晚到這兒來？我去開門，於是在燈光下我認出是我的中尉，僵僵着身子，縮在他的皮外衣的毛絨裏，啊！我很明白，有益於嚴重的事，他的臉色慘白，並且我在他兩眉之間看見有V字的這種繡紋，從前打仗的時候，戰爭最激烈時他才有這V字形的繡紋。」

「當時他突然對我說：

「馬松，我的老朋友；我要你作點事；你能立刻陪着我去嗎？」

「當然能够；現在！」我毫無猶疑的回答。

「你能不能出了你的拆貨場兩個鐘頭以上再回來，不讓人發覺，沒有人疑惑？告訴我。」

「那很容易，我就是一個人在這哩，黑夜；誰管我呢？；這是一個荒涼的區所，一到夜靜，在街上連一隻貓都沒有。」

「那麼來吧」我的中尉用一種無情的聲音

說，這種聲音對我沒有什麼好意，「熄了這燈，關上這柵欄，把鑰匙裝在你的口袋裏……隨我來。」

「我自然服從了，我爲了出門完全裝扮好了，戴着我的帽子，穿着我的山羊皮袄，我們就動身了，他走得那麼快，我剛剛跟上他，我們穿過碼頭，一直走到奧斯苔麗橋，一句話也不說，有時我胆怯地偷着斜他一眼，他的側面，差不多有一半埋在他那皮毛領巾裏好像是痙攣萎縮，讓我害怕，並且每一次，他用一種神經質的動作把他的鬍鬚放在嘴裏咬着，我很願意打斷他的動作問一問他：像我們這樣走下去到底是上什麼地方；但是我不敢。」

「在販酒場前邊經過的時候，他低聲對我說：『你累不累？……你能像這樣的走法一直走到殘廢病院前的空場子嗎？……在那個地方，我們有事作，』

「您願意上那兒，我就跟您走到那兒，我的中尉。」

「啊！我永遠忘不了散步，這種散步！……一，二，……一，二，……走着體操式的步伐，……那一處又一處的碼頭，在黑色的河水裏有路燈的反光……因爲惡劣的天

氣，差不多沒有一個人在外邊……只有一輛拉散座的馬車……寥寥的幾個趕路的行人……隨後又有時有一輛公共大馬車帶着一種睜眼的樣子沉重地走過去，我再告訴你說，當着要對自己極愛的一個人，像我愛巴路易一樣，對這一個人發生什麼不利的事，這就顯出來，這也預先可以猜着了……於是我的心在胸口裏「砰！砰！」地跳着。」

「最後我們到了那塊空場子，那地方絕對的荒涼，我聽見一個遠鐘打十點三刻，我的中尉從一座土堆子旁邊攢進樹叢裏去，樹都光禿了，但是無論怎樣光禿在這樹叢裏也很黑暗，我們幾乎碰在一條木凳子上，他坐在凳子上，好像疲乏已極，用他那可怕的聲音命令我：『你坐下吧。』

「但是，當我坐在他身旁的時候，他握着我的手，我覺着他的手掌很熱，真可以做熟一個雞子。」

「你愛我，是不是？」他當時就對我說，

「我的中尉，當然囉，要作什麼？……我要你作一很嚴重的事，」

「說吧，」

「好，你聽着，……我是一個破產的人了……」

「他對我說這幾個字的聲調，啊！真把我嚇個半死，院長啊。」

「破產啦！……沒有辦法！……啊！早先我爲什麼不當個可憐的軍官呢？……給了房錢，交了寄宿費，分期付了鞋店老板的錢，給裁縫錢，付了一切的用項以後，到月底，衣袋裏連二十個佛郎都沒有？……咳，事已如此，還有什麼可說，……我的老同伴，你說我的同僚克利滿真是個壞蛋，他騙了我的簽字，讓我和他在一堆作那貪污欺詐的事，一個月，兩個月以後，這將來是要受災殃，破產的，那樣我同他多麼丟臉呀！」

「這些話讓我聽了呆如木雞，有一件同樣的秘密，在一個清晰的記憶中，我想起那個吞蝕公款的程度支官來，——一個老故事了，還是在孟斯達克的時候，——這個灰臉子老軍人，在排好了的聯隊面前降級……我又看見最老的下級軍官給他摘他的兩個肩章！」

「我那時只是個弱者，瞎子，你不要怕。」我那不幸的朋友又說「但是我已經把我的名字糟塌了，我是應該負責任的，……我們因爲一筆巨款要失敗了……但

是，你放心！你的中尉當不了一個倒閉的商人，……今天晚上，那個克利滿壞蛋，讓我知道這種失望的絕境以後，我就回到家裏，帶上我的傳令兵的連帶手鎗。」

我又驚訝又痛苦很慌張地向他喊道：

「你要自殺嗎？……」

「難道你很高興看我被捕，判罪，開除嗎？……」他對我說，「因為這是這樣的：對於我，只交輕罪裁判所；不用假慈悲！我知道我是一個男人！你明白，我只有自殺了。」

「院長，我愛我的中尉像愛我的兄弟一樣，但是榮譽要緊，既然事實已經到了這種情形，我只好贊成了，於是我也默無他言。」

「那麼，你同意了吧，」這可憐的人又說，「如果你拒絕我現在要求你作的事我就回到家裏，……於是，「啞！」的一鎗擊入我的右鬢……把我的女人和我的孩子丟下，讓他們一個銅板都沒有陷於窮困之中，我帶着這種殘酷的思想死去……嗚！這種痛苦你能够爲我避免，我的老馬松。」

「我相信他是瘋了，我就無意無識的

說：

「怎麼避免？」

「但是，我的中尉有他的念頭，並且有一個可怕的念頭，你就要知道的，」

「你知道，這幾年來，」他挨近了我，喃喃的說，「他親手交給我許多銀錢，我沒有積蓄過，我以爲總是這樣情形，以爲我還有許多的機會，其次，是周圍環境繞着我所愛的這些人，適意華貴的生活是如此甜蜜！然而我加了一份小心，我爲我的女人，我在人壽保險公司，保了壽險；假設我死了，但是，得自然的死亡，——因爲自殺在這一切的情形之下，都沒有效用的，——他們賠償我十萬佛郎；現在，你跟我來吧，……這有一把刀子，拿着；我要把我的錢和我的錢袋都交給你，……你要向我的心刺來，一下把我殺死；然後你要解開我的衣服，像有人搜了我；可是你要趕快回去，回到你的拆貨場，帶着這把刀子；……不要忘記千萬帶着這把刀子；將來就沒有一個人疑心什麼了，……明天，有人在這裡找到一個被人暗殺的屍首，保險公司就要給保險費的，於是，我的家裏就是麵包吃了！……我很明白，我騙了保

險公司，……但是，那算不了什麼！公司是有錢的，再者，這是我良心上的事，我將來要同好天主說明的，如果對於你，有一件罪；這是我求你作的，這純粹是爲你的朋友，軍隊裏的伙伴，盡最後的義務；怎麼樣，我的老馬松，你懂了吧？」

「當然！是，我懂了，但是我渾身發冷，一直冷透了骨髓，用我的手殺死他！我的中尉啊！我唯一的朋友！不！不！……我永遠沒有這種勇氣呀！……但是他拿着我的手，哀求我，俯在我的肩膀上哭着，用着小孩子一樣的纏磨！……這個不幸的人打算我終久會答應他，所以，在用過飯以後，告訴了他的女人說他偏頭痛，要去作一個長遠的散步；在夜間的突擊，還有什麼比暗殺一個孤單行人更和情理呢？……嗚！我就是活一千歲也忘不了，我在夜裏，經過的可怕的時期，坐在那板凳上聽着我那可憐的巴路易抽咽着哭，求我殺死他！……」

「最後，盡力的求我盡力的讓我憐憫他那一家人，——院長，我嚇着你了，——但是他決定了我作他願意我作的事……於是，我服從了他！是，因爲這高尚的

離別，我緊緊地把他摟在我心口上，我吻他的嘴像在衝鋒前在軍事廳裏一樣，隨後我向他的胸口扎了一下！我就逃走了，好像我的衣服着了火一般，……跑到和約橋拐角，我把那帶血的刀子，手鐲，錢袋都拋在塞那河裏，於是，我三腳兩步地跑到一籬，我在我的破屋子裏整整哭了一夜！……以後，他所預料的都經過了，保險公司相信了他是被一個強人殺死，套了他的東西，於是如數地賠出保險費來，巴太太從此就可以維持生活教養子女了。」

「就是有一樣，我做了這事以後，看見他們成了我的刑罰……不！看見我作成的這個寡婦，又看見什麼也不能安慰她！看見這些沒有父親的孩子們，我一到他們家裏，就摟着我的脖子，並且我還應當用這隻殺死他們的父親的手撫摸他們！……不！我不能！……就在那個時候他們推薦我管理這個烟草專賣所，於是，爲了離開巴黎，遠遠離開他們，我就應承下來，我只是繼續不斷的給他們寫信，可是不知道他們並不算太不幸，至少，我這種行爲不會是完全沒有用的。」

「無論怎樣吧！在深夜不寐的時候，我常常想到的，並且，我當時很難過，有許多回，我有心到你的修道院裏去對你說一說這件事……但是在別的時候，我仔細一想，我自思，我不能幫我的中尉這一回忙，並且我像一個真正的朋友一樣的辦了，於是我又自覺十分安心……好啦！現在，你以爲如何，爽直地告訴我吧。」

浦利修道院長帶着一種深刻的情感聽了老頭子火山的敘述，沉思了幾分鐘，打開他的鼻烟壺，探進大指和無名指，好像要在鼻煙壺裏取出他的回答，終於，決定好了，飽飽的吸了一撮鼻煙，才對這個老兵說道：

「我的好朋友，如果我們在懺悔所，我的義務會是先讓我想起天主聖誡：『不可殺人，那麼我只好命你追悔你的行爲……但是現在，我很喜歡伸出手來赦免你，並且對你說：『你是一個正人君子，』」

院長說着這句好話，走遠了，這句話必定讓老頭子火山大大地快樂，然而還給他留下一種懷疑，他一個人在星光輝之下爲了把這懷疑心平靜下去，他又看

着他那熄滅了的煙袋，把煙袋用手指挾着旋轉，他這煙袋有他一點靈魂，他注意審視很長的時間，無疑地發現了一個無辜者的煙袋的神氣，因爲他突然間安心了，他開煙袋，於是得到吸煙的允許，允許他在臨去就寢以前吸最後的一次。

（註一）：聖比耳爲耶穌第一個門徒在天堂居首位，

（註二）：天主教中規則：每當作了壞事必到神父的聖功架子前告罪名爲辦神功，

（註三）：神父聽了罪狀以後，至死不遺洩罪狀與任何人，



短篇創作

惡果

(二)

× × × × × × × × × ×
菩薩惡因，
衆生惡果。

我不種此惡因，
焉能得此惡果。

佛語

姜貴媛

馬老三搬進該房已經月餘，胡四奶奶每天吃完午飯，總要到馬宅去一趟，一則是馬老三那兒大烟白抽，再則馬老三這秘密工廠，也有着胡四奶奶的股兒，自然胡四奶奶得常到馬老三那裏去，何況胡四奶奶有時還得密帶白貨走趙外碼頭，胡四奶奶眼神活動，走了五六趟生意，也沒被破了察，因此，贏餘也就大有可觀，胡四奶奶不能生財的時候，尙且看不起胡四，何況現在的收入也不在胡四之下呢，因此對於胡四更加輕視了，胡四也唯有盡力想法去剝削工人來買得太大的歡心。吳老先生也曾爲了王先生夜裏蹬三輪的事，到廠來命令胡四增

薪，他唯命是從的答應了，可是並沒跟工人們發表，意外的他個人每月又增加了幾百元的收入。但是當他看到了胡四奶奶和馬老三的生財有道（？）總會連想到大小還是自己有個買賣，才能暢所欲言，給人做事，總不能擰下半壁江山，因此更擴大了他的野心。他總想搜羅個人才，做他的爪牙，他想到了王先生：「可惜他已重病，不然却是個隨便擺弄的東西，現在也只有利用小李了，不過這小子可比較精明，哼！精明，憑你精明也鬥不過我胡四！」他微笑了。他高興着自己的能幹，正像胡四奶奶的高興自己生財有道是一樣。胡四奶奶有了錢，除去私自多存些好土之外，再有就

是供給她唯一愛子胡萊，胡萊雖說上學無成，可是花錢却日漸進步，而且胡四奶奶最近又常出去走外碼頭，因特別鍾愛其子，所以每走之步，總要暗地給胡萊幾十，並且還囑咐他想法擠胡四要錢，於是胡萊就更行得手兒，胡四奶奶三天兩頭的不回家，胡萊也就三天兩頭住在外面。要說錢悶在胡萊口袋裡也得折跟頭，所以他白天花不完，晚上也得開個方子打發出去。胡四也就趁着四奶奶不在家，而去找地方去尋開心，王三雖然在胡同中陪着挨上半夜凍，可是凍不能白挨，每次胡四由富順班出來，總得被王三敲上一槓子，別瞧王三是個車夫，可還兼任監督之職，每次胡四奶奶出外時，總要委任王三監視胡四的一切行動，並且還特給津貼，可是王三也並不儂，只要胡四奶奶一出門，他就倒了戈，胡四只要到富順班，他就把胡四奶奶委任的事，提示一下，假如賄賂滿意，那麼，即使胡四奶奶回來王三也是上天言好事，否則，一句壞話，胡四少說也得跪上一夜，所以胡四如今懼怕王三也就不在胡四奶奶之下。

家裡的趙媽，近來幹着也頗掛勁，每晚

王三拉着胡四由前門走後，趙媽就把整米整麵由後門遞給了蹲在牆根的老頭子。就連胡家的老黃，也藉機跑到街頭去大談戀愛，特別是春色正濃的季節，街頭正是牠的追逐場所，因為如今沒有人管牠，更可隨心所欲的去在街頭消磨一夜。

因此胡家就像個無底桶，這個桶永遠沒有填滿的時候，雖然上面大滴大水的往里流，可是底下也開了口似的往外洩，可是他們沒想過怎樣去填補底下的漏洞，而只設法加大上面的注入，因此胡氏夫婦更用盡了方法去滿足他們的慾望，結果得到的只有罪惡的因果。這天，胡四奶奶剛由外埠回來，滿口裝現鈔，胡四奶奶雖然有這些錢，可是沒地方找婆家，自然唯有胡萊够媒人資格。所以胡四奶奶一回來，胡萊就要去連絡高朋貴友，應酬不能不花錢，好在胡四奶奶並不吝惜，她想：「這錢是應當花的，將來能够幫着萊兒飛黃騰達，這關係萊兒的前途！」

「你可快回來！」胡四奶奶一邊掏錢，一邊吩咐。
「不成！晚上打上牌就不能回來了！」胡萊接過錢才這樣回答，沒等胡四奶奶言語，早就沒了影兒。
今天只苦了胡四，他本想今晚再去給老三捧場牌局，以便使她回心轉意，那知母老虎已經回來！他只得像癩皮臭蟲似的扒在家裏。不敢出去一步，胡四奶奶竊在床上抽煙，胡四只得悶悶的坐在家裡，心中像長出了隻小手，弄得他心慌意亂，他想：「怎麼這麼巧，偏偏今天她回來，約的朋友一定都齊了，就是自己不能到場，不但信用全失，而且他們非當着老三的面把我怕太太的事給說穿了不可，這回不但買不着老三的好兒，還許一賭氣把我刷了呢！」胡四的靈魂都出了殼。
「喂！我說……喂我說……」胡四奶奶急的直嚷，胡四却沒聽見。
「他媽的！老渾蛋，你想誰呢？我說話你都聽不見！」胡四奶奶急了，爬起來給了胡四一巴掌。
「不是……我……我正想點買賣，你別急，我聽見了。」胡四恐怕太太看破鬼祟的

心情。
正在這緊張之時，忽然馬老三來了。胡四連肚子也沒敢腆，原因是馬老三如今比他更會抓弄錢！他趕緊笑着招待。胡四奶奶却有些驚惶，不知馬老三深夜跑來是出了什麼禍事？她急忙放下煙槍爬起來，就連胡四也胡亂的心思，嚇得沒事影兒。
「三爺！有麼事？」胡四急着問。
「麼事！脫不過生財的事！」馬老三倒笑了。胡四也笑了，胡四奶奶聽說又是生財的事，於是大嘴也裂開了。
「三爺！是外埠有要貨的嗎？」
馬老三坐下，掏出鼻煙，抹了抹，哈哈笑道：「不是有人買貨，而是有人賣貨，我打算買下，可是手底下錢不方便，我跟四奶奶來商量商量。」
胡四坐在馬老三身旁，沒敢驕言，四奶奶向前挪了挪身問，「什麼貨呢？」
「現在由南邊來了幾個人貨，可實在便宜，才四五百塊錢一個！」馬老三得意的笑着。
「便宜雖然便宜，要是歲數不合適可犯不上！」胡四奶奶有些不贊成。
「嘿！四奶奶，要是歲數小了我能半夜

就跑來嗎？這幾個最小是十四，大的已經十七八了，長的都够樣兒！哈哈……今天晚上才運到，一共四個，才要兩千經手人怕犯案，所以明天就要聽信，可是我手下有一千現款，我打算跟您商量，如果您不願意，我就先找您借千兒八百的，您要知道，這四個貨過個一年半載的都能賺錢了，哈哈，買來就擱在咱們班子裏，不難不撈一筆大錢！」胡四給馬老三斟了碗茶，老馬三一飲而盡，隨後自己又斟了一碗。

「十七八歲！可是值得一買」胡四心裏不知想到了什麼，罵了一句，胡四奶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胡四再也不敢接說下去。「要是這樣倒也值！可是我手頭也只有四五百現款。」胡四奶奶聽了這個破數也頗為滿意。胡四奶奶停了停，轉過臉衝着胡四道：「你給三爺開一千塊錢的支票得了，如果你也願意發財，那麼這筆買賣就算咱三人的！」

「行行，」胡四覺得這筆買賣是值得幹，而且又都是十七八歲，有機會打通了馬老三，背着胡四奶奶，還可以……他想着，忙開了張一千元支票交給了馬老

三，馬老三立刻告辭，原因是經手人還在馬老三那兒等着呢！

胡四把馬老三送走，心裡充滿了無名的興奮，全忘了富順班還蹲着三個人呢！「喂！我說四奶奶！這四個貨到說還能給咱賺個一二十年錢，就是日後從良，這筆錢也能賺個十倍有餘，哈哈，你當初……」胡四奶奶聽了他這話後霍地坐了起來，「呸！」吐了胡四滿臉唾沫，接着罵道：「什麼東西！」

胡四笑着擦乾臉上的唾沫，沒敢再說什麼，脫了衣服，鑽在床上，但這一宿他卻沒睡安實，原因是想起了富順班的三姑娘，由三姑娘又連想到自己的情敵，三姑娘熱戀的那個小後生。胡四料想自己尋花柳問半輩子，竟會把心愛的人兒叫個小毛孩子給奪走，無論如何也得爭過這口氣！

八

日子一天比一天的暖了，轉瞬到了艷陽春日，萬物都欣欣向榮，唯有肺病患者，却正在生死關頭。王先生也終於在這陽春的一個早晨，拋棄了可憐的妻子，擺脫了苦海。但生活無着的王太太正因此更墜入了深淵。萬幸，同事李先

生照料一切，總算把王先生瞭瞭草草的裝了盒。轉天上了班，李先生就把王先生的事轉告給胡四，看看他是否還有人心存在，那知，王先生好像與他絲毫沒關係，他聽完後，得意的笑了「哼！個小子！死了！」

「什麼！胡先生！」李先生實在看不過他這種慘忍的舉動，瞪着兩隻眼在問他。「不！不是，我在同情他死得可憐！」胡四不願得罪李先生，連忙改了話鋒。

李先生總算見到了胡四的真面目，第二句話也沒說就走開了，到了後面工廠，跟張三等一提王先生的死，大家都痛心嘆悼，認為世上又失了一個好人，及至知道王先生身後蕭條情形時，無不傾囊相助。

午後下了班，胡四頭一個坐車就走了。這裏李先生和大家研討王先生善後的辦法，並且報告大家，經理對王先生死後的態度，結果大家議定，不管經理如何，大家總要盡同仁之誼，於是發起寫捐啟，李先生連家也沒回，又跑到王先生處去看視一切。

胡四也像李先生一樣沒回家，打了幾個電話，約了幾個朋友出了工廠一直到了

富順班，因為胡四奶奶又去外碼頭：上次失約惹得三姑娘更形冷淡了，這次決不能彌補前非，至於王先生的死，根本沒在他腦中佔有一絲地位，雖然同事們都那樣的關心。胡四在富順班陪着三姑娘吃過晚飯，並說明上次失約是因為臨時害了時疫，三姑娘似理不理的敷衍着，吃完飯，幾個朋友也相繼來齊，但是三姑娘週旋了一會兒就走了，一去就不見回來，胡四問了問毛夥，不知道三姑娘那位小熱客今天在前屋有兩桌牌局，胡四聽了，不由得又冷半截，自己捧一桌，人家是兩桌，自己又矮了一頭。胡四愈想愈氣，他不敢怪三姑娘的冷淡，只恨那小子手腕高強，他愈想着手裏的牌愈不起色，八圈牌下來輸了一百八，連賞錢一共化了二百多，可是依然沒買到三姑娘的青睞，胡四一賭氣回了家，他想無論如何也要給那小子個厲害。

轉天，胡四到了廠，心中餘怒未息，看着誰也不對眼，可是廠裏的人，自從知道胡四的不顧人情，所以對他也是怒恨填胸。李先生看見經理無事，於是把捐啟捧到胡四跟前，胡四翻開捐啟一看，頭一筆就是李先生的捐款二十元，其他廠裏的工人也都是兩三元不等，胡四看了半天，緊皺着眉頭，沒說出一句話來，胡四本想捐個兩三塊，沒想到李先生都捐了廿，多捐，心裏根本就沒這個打算，少捐！又有些不好看！他躊躇了半響，才從口袋裏掏出張十塊錢的票兒，遞給了李先生。

「今天我出門沒多帶錢！」
「不忙！明天也可以！」李先生有點故意。
「不！你就先寫上吧！」胡四十足表現不耐煩的神氣。
李先生冷笑着謝了謝他的美意，在捐啟上添寫了他的名字。胡四覺得這十塊錢花得有些冤！
下了班，胡四急忙跑回了家，因為王三告訴他，四奶奶已經回來了。
李先生下了班，拿着捐啟又跑到股東吳老先生家去，他知道王先生和東家還有過那麼一碼事兒！並且由王先生嘴中得過月薪不敷的話，他要趁此機會探問個究竟，到底是東家吝嗇，還是胡四弄鬼。
他到了股東家，正巧他們老夫婦正在用飯，李先生把王先生的惡耗及身後蕭條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老夫婦非常同情，並且對於李先生為同人之熱心，也特別贊佩，後來問及胡四怎樣處置，李先生答道：「十塊錢的捐款！」
吳先生覺得太苛了，於是毅然應允負責償還王先生善後一切之需，而且，每月仍由櫃上給王先生開支，以便贖養孤幼。李先生見東家如此慷慨，更證實了胡四的詭詐。但為探個究竟，於是李先生又問：
「吳老先生，您對王先生這番善意，不要說活者感恩，即便死的也能瞑目了，不過照舊開支，你打算每月給多少呢！」
「當然還是原薪，王先生以前不是每月一百一十塊嗎？最近我又叫胡經理給他們長了一次，大概是一百二十塊了，我想總能維持他們母子的生活了。」
李先生半天沒說出話來，只隨口應道：「是的！」後又說道：「不過這事您最好不要把我露出來，由您直接和胡經理去說好些。」
「那當然！現在工廠卅週年紀念轉眼就到，我今年打算擴大舉行，酬謝酬謝

同人，所以這兩天我就要到廠裏去一趟的！」然後又接着談了會兒，李先生告辭出來，一直到了王家，把吳老先生的熱心相助的話說了一遍，王太太對吳老先生的熱識非常感佩，把以前的壞印象完全掃除一空。特別是李先生從此更明瞭了胡四，同時更助長了他要為王先生報仇的決心，只等待着機會，握住了他的把柄，整個揭穿他的原形。

這一夜，胡四也沒得睡好，一則是四奶奶在家不得出門，而且四奶奶這次賺的比那次都多，自己相形見拙，不免慚愧，他想唯有想法利用小李，來完成自己偉大的計謀。再有三姑娘的冷淡，實在得給那小子個厲害，這更是刻不容緩的事。

九

轉天，清早，胡四剛走到院中，胡萊正從外面回來，惺忪着睡眼，一直奔向自己的臥室，胡四不由問道：「萊子！你一夜怎麼又沒回來？」

「朋友家有喜事！打牌了！」胡萊口中說着，「碰」的一聲把門關上。胡四只好瞥着一肚皮怒氣走出門去。到了工廠，打完了個電話，就把李先生

請到了經理室，笑容滿面的說道：「李先生！請坐！」

李先生真摸不清他葫蘆裏買的什麼藥兒，滿以為昨夜東家之行讓他發覺了，或者又被他看破了自己的隱私。但他索性坐下了。

「李先生！今天我跟你商量點兒事」：胡四停了停又繼續說道：「如今王先生已經死了，這個總帳就由你管吧！月薪方面，自然要增加，不過股東太吝嗇……」

李先生不待他說完，先插嘴道：「是這種專會欺侮窮人，想從窮人身上發財的人，實在是萬惡已極，連狗都不如！」

胡四哈哈笑道：「實在！不過這次絕不能像王先生那樣對待了，我一定替您要求特別加薪！」

「好！謝謝您！」

「不過李先生！」胡四停了半響，毅然說道：「你願不願意發財？」

「發財還有不願意的！」李先生順水推舟，目的要看看他到底玩的什麼花活！「您要願意，我可有個機會，只怕您不肯照辦！」胡四猙獰的一笑。

「只要為我好，我決定照辦，誰跟洋錢有仇」您說是不！李先生非常世故的應付着。

「對啊！我從你剛到廠，就看出你是個精明人，總想提拔一下，本來活在這年頭，寄人籬下當名職員，還不是一輩子給人作嫁衣裳！哈哈……就得趁機會抓弄點兒錢，不然……」

「可是有什麼機會呢？」李先生緊逼問胡四把身子向前挪了挪，低聲說：「我看吳老頭子年歲已經不小了，而且又沒有個接續的，將來他一旦死了，我打算……胡四說到這裏又停住了。

「您打算怎樣？只要為我有利，那一定照辦！」李先生作進一步的探試。

「我打算把合同等等一律改成了我的東家，你的經理，就是日後吳老太太問咱名下，不是有合同為證嗎？這不是白白送到咱手裏的東西！說着胡四哈哈大笑。「只因我手底下不行，所以必須借重於你，關於咱櫃上的一切文件，都在保險箱裏，你可照原詞兒抄一份，換上咱倆的名字，他在世一日，我們仍得把舊的保存一日，一旦他死了，咱就把舊的燒掉，這個買賣不也就歸咱了」。

（未完）

短篇時事
反共小說



(五)

著者志清

爲駱駝的嚮導，直到城中很少數的軍隊，得到了警報，趕來救助，共匪們便慌張的留下些無人牽引的駱駝，向着圍山山麓在漆黑中走去。天微發青白了，天氣更形寒冷，人們奔波了一夜，倦冷和餓的壓迫，實在不能再去步行了。凶狠的曾做過很多年的殺人放火勾當的老共產，有的躍下了駝背，毒打着他們認爲偷懶的，駱駝的引導者，有些身體較弱的無法支持這苦刑，而臥倒在多沙的路途上，他們只有冷笑的使駱駝由他們身上踏過，絲毫不被感動的啃着乾糧，但反常的却是有大數的仍有人性而被強迫的拉入共產隊伍中的人們，他們肯自己跳下駝背，使不能再繼續走下的伴磨騎到上面，天還不甚亮，人數又這樣多，所以他們不怕被首領發覺，所受到

通敵的酷刑。

「爲了內心中美綺的鼓勵，和他最大的志願便在於接近共匪，改善共匪中的善良者，所以他始終的走着健壯的步子。忘去了寒冷和勞累，這使得坐上的戰勝者，感到驚奇，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起了話來。」

「小伙子，你也是北京來的。這會子城裏還那麼熱鬧。」這騎在駝背上的共匪，回憶似的說。

「北京這程子可好了。人越來越多。地面也太平多了。你也是那兒來的，出來多少日子，不想回去看看。」

「咳！完了，完了，已經担了土匪的名兒，這輩子是回不去了。」

「北京有家嗎？」
「唉！小兄弟，這兒的人誰沒有家，逼上了梁山，怎麼

戀家，也回不去了，城裏頭還有老媽，媳婦和兩個兒子，三年了，三年了，」他悽然的憤憤着家鄉。

「其實你洗手不幹，回家去孝敬母親不行嗎？」

「那除非是不要命了，螻蟻尚且貪生怕死，何況人呢？」

「那你看那裏。」

「那你看那裏。」

「那你看那裏。」

「那你看那裏。」

「那你看那裏。」

了上山，皮貨全完了，家沒法回去，共產黨又看得嚴，有些偷跑的，拿回來就吊死，大家伙那見過這樣凶狠的刑法，吓得就是打死了也不敢偷跑了。這樣混了三年，整天是吃點人家剩飯爛窩頭，算沒有餓死，可是城裏頭，地面上都已經沒了我們的戶口，就是能再跑下來，官面也不能容了。」他絕望的說。

「官面上也不一定不能容，你沒聽說招降了好多的老槍麼？」

「可是我們的頭那能呢？」

「那你們就願意永遠的死在這兒，不去探望你們的殘存的母親，妻子和幼兒了麼，鄉親你們被拉來的人多麼。」

「圍山上一共兩千多，有一千八是誠心誠意想回家的，也就有五百人是真正凶狠的

「圍山上一共兩千多，有一千八是誠心誠意想回家的，也就有五百人是真正凶狠的

共產黨。」

「那好辦了，朋友，爲了我們的自由，爲了我們的家鄉，我們爲什麼不聯合起來願意下山的人，把欺凌我們安分的老百姓的共黨撲滅，然後再投到現在爲人民估想的新政府下。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建設起來以前更快樂的家鄉。」

「可是要想反出山去，得把所有的人全連絡起來，這麼多的人我們怎樣辦得到，萬一露出消息，恐怕我們得凌遲處死了。」

「不，我們不這樣幹，不久也要全都滅亡了。皇軍正要殲滅了偽政府，回過頭來替老百姓除害了，你看，皇協軍，治安軍，人民的自衛團，他們不正在咬牙的充足的實力，等到時機到了，各地的匪黨，恐怕都要很快的滅亡。與其終生絕望，落個土匪的惡名死在這兒，不如爲了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國家，做一個戰死的疆場英雄，何況萬一不死，我們還能回到家鄉呢？」

「這很慷慨激昂的說。那個騎在駝背上

的人，受了感動：他不言的沉默着，最後他堅決的說：「好，我一定跟着你去幹，雖然人數多，但是來日正長呢？」

天大亮了，這大隊的人已走到了山根，很多的放牧者，爲了不情願與匪人爲伍，企圖逃脫，但在共產的精熟的射技下，喪失了多少的生命。

X X X X X

春天來了，但在這凶險的山上，仍不能見到春的象徵。空氣仍是那樣的乾寒。天是黃色的，太陽由西方透過了沙塵，迷濛的照到地上正在暗囁着的人們，風狂嘯着，沙塵中更加雜着山巔未溶的雪花。但人們好像是受到了春的暗示，格外的顯得興奮。山洞中，或避風的山石後面人們爲互相供給熱力，而一堆堆的擠緊。

他們都像有絕大的喜事來臨，相互熱情的注視，擠着眼睛，啾着嘴，是的，今天是他們蘊釀了一季，爭取自由的可喜的日子。

田二爺，還有幾個見識

較遠的人們，正在大石的後面，議論這回鬥爭的總的行動。槍枝的分配，機關鎗的取得，地利的佔有，包圍的形成等等，最後他們覺得很週密了，便各自散開，回到自己的小部落中，只有瑣仍留在那兒，他無形中已成了領袖者，他打算在搶奪了架機關鎗，和奪取子彈庫者，得手以後再翻到大石山上去指揮。

帳棚裏住着的共黨們，他們正燃起火來，大嚼着烤駝肉，燙着搶來的燒酒解寒。他們的衣飾好像整齊的多，都是深黃色的駝皮衣，這帳棚接連起好幾十個，將下山的路徑遮着。恰有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地利，用棚口支着幾架機關鎗，爲防風雨的損害，用油布包起，他們很安靜閱在的吃喝着，但身上的槍枝却一步不離的掛着。

爲爭槍子彈庫的鎗響了，他們驚詫的放下酒杯，帳棚外的人們已有百十個敢死隊，像襲到帳前，一面向裏面糊亂放着槍，一面分出一部分

人們去搶奪機關鎗，棚裏的人，顯然是身體較強健，射出術較高明，當他們由帳棚裏打出來時，幾架機關鎗已被搶到山坡的大石上，雖然他們打死了很多的敢死隊員。這是他們趕忙的將向外一方架着的機關鎗抬來時，已發現是被包圍了。食物儲藏室及子彈庫都已被佔領。他們只好將僅僅殘餘的幾架機關鎗分着把守了四方。

「兄弟們，我們是一家人。我們同時爲被壓迫的人們鬥爭者，快放下了槍，首領一定寬恕你們。」共匪的中堅份子，又施慣技，絕望的喊着。希圖萬一。然而回答的是大多數爭取自由人們的訕笑。

「X你們這幫無法無天的王八旦，你們橫行霸道的，也知道有今天呀！」田二爺在石後立了起來，狂笑着。這做爲了共黨的良好目標，幾聲槍響很快的由棚裏發出，田二爺倒了下去，群衆怒吼起來，拚命的衝，衝，機關鎗伴着怒風無情的響着，衝

上的人們倒下去。後面的人又衝上去，倒下來，共黨們有着天然的地利，守護着兩面山下的甬道。璘看出了進攻的無利，趕忙的停止了衆人的進攻。吩咐人們抓上山去將大石堆下。然而帳棚是在山口外的較大的平原上，所以石頭滾下，不倒帳棚的邊緣便停止了。璘忽的想到了一個戰策，又命令人們將大石滾到帳棚前的甬道上，作爲攻擊時的隱避物。漸漸的帳棚前築起了一道石牆，距離最前的帳棚不過兩三丈遠，於是人們擁過去，縮小了包圍陣地，共黨們絕望了，要退下山去，然而山下的人們早用機關槍把守了要路。他們絕望的乞求，許以各種條件，然而羣衆們因爲犧牲了很多的同志，怒火燃起，已不能容忍了。最後被包圍的彈盡了。羣衆們勇敢的由石上跳下，衝了進去。

X X X

春風吹開了北京的桃花。氣

候是那樣的適人，美綺微笑的翻閱報紙。注視着這樣的大字標題的一段。皇協軍第八總隊司令陳璘氏成功史。美綺興奮的吻着上面刊登的璘的像片。李太太由外面拿進了一封信，美綺不識筆跡，慌忙的拆開，裏面這樣的寫着。

綺妹：這怕是最後給妳的一封信了，蘊藏了整個冬季的病魔，終於暴發了，這是因過於勞動而得的肺炎，現在我已無法親筆寫信了。美綺！我真想不到竟這樣快的和妳訣別了罷；而且妳能永遠的記住有我這樣的一個人愛着妳嗎？我呼息緊迫，不能再言了，醫生說過，多言足能使死亡期速至，我不能再說了，希望妳能在我未亡時，來省視我，做最後的面談。

希望妳隱瞞我的消息，盡力

的孝敬我殘年多病的母親，倘有靈魂，我一定到夢中向妳致謝。來吧！不要像那次在車站中使我失望了。我一定的等着妳的來臨，永遠愛妳的璘上四月二日

美綺悽傷的立起，趕忙的整理行裝，但在她才要出發時，收到了這樣的一個電報。

X X X

「司令陳璘已於今日因肺炎故去，請勿虛行，靈柩即日運京。」美綺淚水如雨般的落下，昏倒在床上。

春季裏一個清朗的日子，太陽暖和的撫照大地，這是新民會會長就職禮的萬民歡騰的日子，彬隨着四郊參加的民衆走進城來，順便的跑回家裏。

裏面沒有回答，李太太悄悄的遞出向彬低低的說：「你來的正好，美綺有點失常呢。」

彬慌忙的走進，這小小的北房中已變爲一座小小靈堂。牌位是這樣寫着。已故先夫陳府君璘之位

未亡人陳李美綺

彬木然的呆立着，伏在案上的美綺聞得有人進來，回過了頭，紅腫的眼呆呆的注视着彬，最後她羞愧不安的向着彬道：「彬哥！對不起你，我已經和你失約了呢。」

「美綺！不，陳太太，我以爲妳做得對呢？」彬說完，悽慘而悵悵的退了出外，外面的羣衆正在狂喊着：新生的中國萬歲！黃種人萬歲！

彬又像是被喚醒般的，興奮的隨着羣衆的隊伍走去。

北京寶生銀號

前外掌扇胡同電話南局 一三三二
八一三三
七九八
二八二

出納往來手續簡便委託代理

妥實可靠北京唯一銀行化之

銀號

經營多年
信譽昭著
存款利率
特別優厚

地點適中顧客便利

接待和藹無不便利

天津寶生銀號
歡迎委託

「喝慶隆茶葉」
是飯餘酒後的飲料
請飲

松鶴牌袋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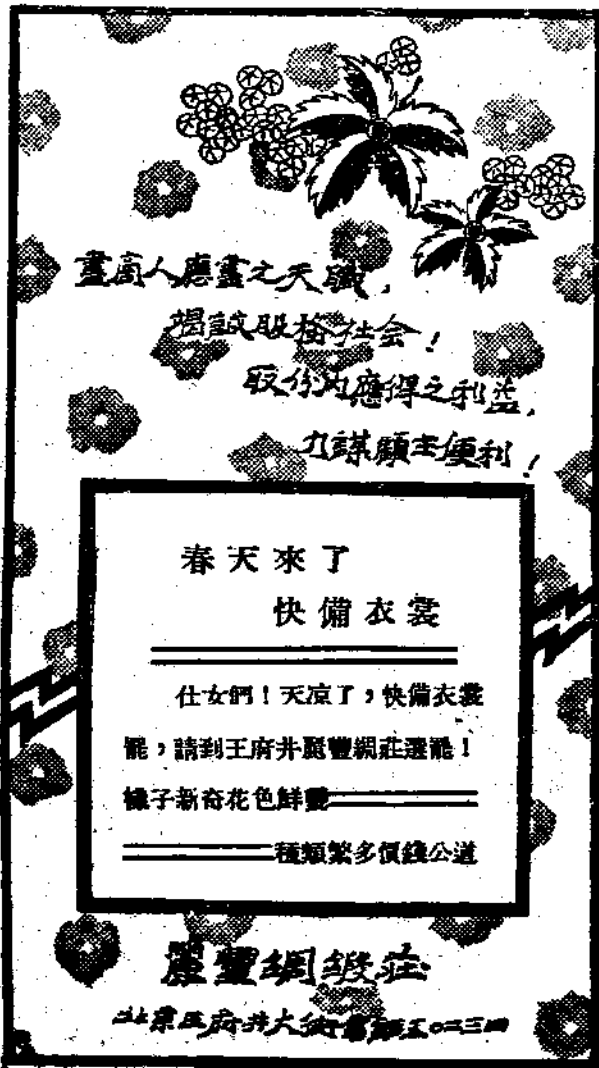
氣味芬芳 枝葉嫩綠
攜帶便利 售價便宜

本莊松鶴牌茶二十多年的歷史
與松鶴牌並美的有龍鳳茶，香
妃茶，大方茶，西湖龍井，種
類繁多不勝枚舉

慶隆茶莊

前外香廠路 電南三五五一
東城王府井 電東四一五一

總發廠 浙江杭州江干福建南台下渡



盡個人應盡之天職，
揭誠服務社會！
取份內應得之利益，
謀顧客之便利！

春天來了
快備衣裳

仕女們！天涼了，快備衣裳
罷，請到王府井麗豐綢莊選購！
樣式新奇花色鮮艷
種類繁多價錢公道

麗豐綢莊
北京王府井大街電話五〇三〇



典利士乳兒



嬰兒在哺乳期，想要肥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小孩不吐乳，不瀉肚，沒有胃腸病，就可以肥胖；沒有肺病，就可以發育健全，嬰兒如能合乎以上的一切，無疑的就是典利士乳兒。

要想嬰兒免去胃腸病，肺病，無疑的就得給他若素吃，因為若治療胃腸病，肺病，虛弱症的妙藥，不只要兒服用相宜，即青年人，婦女，老人服用，都有特別功效，藥性和平，四時均可服用，常服永保健康。

價目
小瓶五角五分
中瓶一元七角五分
大瓶五元五角

天津營業所：特別三區西錦路
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緯三路
蒙疆營業所：張家口市至善街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胃腸營養 若素